羣山的呼喚

「地性」的頑執——一種導讀

明眼人一讀〈羣山的呼喚〉，必定發覺史鐵生的〈第一人稱〉隱約可見，這是因為我將〈第一人稱〉的攀登空樓景觀與其間的佇足臆想引述了過來。

史鐵生的〈第一人稱〉有著非常嚴謹的形式結構，從分發的房子地點、外觀與結構殘缺，建構了人生在不明所以的爬坡上、停步佇觀的緣由，更由這個緣由建構了人類對生命的模糊認知，並慨歎人生境地在不同高度的模糊景觀裏，總排除不了臆想的成分；這裏面最高明的安排應當是，前後緩慢建立的六次臆想在一股對不知所以的新生命的關懷裏快速瓦解，但卻在生命關懷的瓦解裏不置可否地交代了人生的曖昧，然後以這個曖昧的消散重新創造出新生命來。

這篇短篇小說不止是篇力作，更是篇極為罕見的傑作。但是這篇小說的時空設定卻有個致命的缺失，並因這個缺失使得〈第一人稱〉只能是篇小說，而無法走出小說的格局。這個遺憾讓我難過了好久，於是我決定以〈從「攀樓與佇足」看後設小說之時空論述策略〉將這個缺失凸顯出來。

這篇三千字的短文雖然削足適履地應付《中副》首屆文學評論獎的字限要求，但卻直指〈第一人稱〉線性型時間觀念的缺失；我總以為「文學評論」倘若不能點描出文章的缺失，而只是相互吹捧或人云亦云，或東連西扯，在西方學界「比較文學」的技巧中凸顯評論者的涉獵心得，那還不如不要評論，因為這種比較來比較去的「比較文學」不把「文學」推向死亡的深淵，幾乎是不可能的。

困難的地方是，沒有一位學者會花時間去評論他所無法感動的作品，或花心思去評論一篇思維貧乏、理論缺失的作品；這種價值取向，原本即存在著「先天的一些限制或漏洞」（取材自郭強生的〈文學評論與文化研究〉，《中副・書海六品》），唯有當學者被邀稿或被指定評論某一特定作品時，

這個「文學評論」的缺失才足以被彌補過來，但也因為如此，我們經常就會讀到一些「不怎麼樣」的評論——這個文學評論現象原本不奇怪，因為學者所評非其所專，只是因為人情、因為交差，自然就濫竽充數，倒累得讀者受困於評者的盛名、而以為其「平庸思維」充滿了玄機。

這種「品質低俗」的文學評論幾乎天天見報，把已經風雨飄搖的副刊弄得更加不知所措。尷尬的是，當這些學者被邀請擔當「文學獎」的評審委員時，不止「先天的一些限制或漏洞」的價值取向無法存在，更因受限於機制，所評之文章從四面八方而來，「量很大、又很雜」(鍾阿城語)，無形之中就使得學者的價值取向瓦解得無影無蹤。

在這種情況下評論，學者的文化素養與文學思想就成了關鍵，所以與其說「文學獎」乃為徵文的測試而設，毋寧說「文學獎」乃提供評委一個測試自己學養的絕佳機會。此理無它，因為學者所評之文章極有可能不是他所能理解的題旨，但是他做為一位評委的使命感與責任心又不容許他承認自己無法承擔評審之務，於是往往因為抓不住「許多思想背景的源流、衝突或較勁……(或只不過是為了)擁護某一架構體系」，卻又覺得必須說一些話，必須對「學派或研究方法提出反詰質疑」，所以如果不是強自鳴聲，就只能令自己的「評論也就不是評論，充其量不過是文壇思潮的花絮」了。這個事實是文學界普遍存在卻又說不得的尷尬。

這個評論的尷尬現象其實在人世間普遍存在，可以說從政界軍界教育界企業界輿論界宗教界、乃至諾貝爾獎等等，都受限於機制的操控，並因機制影響決策，決策引導思維，所以人類在這麼一個「非機制無法引導思維」設定下，學者能做的非常有限；除非學者能夠走出機制，否則無法不在膚淺層面適應比較以求生存——這就是為甚麼文學界製造了許多「文壇思潮的花絮」、甚至製造了「文壇思潮」的導引，卻見不到一篇精湛見解的文學論文。當然從「比較文學」的方法論中，可以提煉出來深邃的思維，但取決於學者的文化素養與文學思想，而不是其「為比較而比較」的生存技倆，更不是那些不知「如履薄冰」的決策者所能以題旨來操控的。

只不過很多學者見不及這個層面，反而詭辯，並引申名人的論點來排解自己的疏失，譬如有些學者就曾經引述王爾德的「最高的批評屬於最純粹的個人印象，因此從其本身角度而言比創作還要富創造性」(莊信正，〈批評與創作〉，《中副‧書海六品，9/26/02》)。這句話其實從本質上質疑了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教誨，卻是「萬物流出說」的濫觴。

我曾就「原創與複述」做過深刻的分析，這裏不再贅言，但卻哀傷這句話被很多學者奉為評論的圭臬，因為這句話單獨存在，雖然足以通過嚴格的哲學檢驗，但是卻犯了「馬即白馬」的毛病，因這句話只限於那些通曉原作者文章的評論；倘若評論者根本抓不住文本的「思想背景的源流、衝突或較勁」，卻辯稱其所論「未必是原作者下筆時的旨趣」，那該怎辦？我面對學者走不出治學的瓶頸，又無法引導他們去思維，真是很沮喪。

這種沮喪經常弄得我想棄筆不寫，因為我的文章大多都直取法則、時空、意識、法非法，甚至「意識裏的能所效應」等層面，卻必須牽就藝術、文學的成規，又必須接受「讀者的理解可能與作者不同而照樣正確——甚至可能更好」的說詞，那就真的只能坐以待斃，等著看「文學」滅亡了。

那麼怎麼辦呢？「菩薩看眾生皆為菩薩，眾生看菩薩卻只能是眾生」，這個同緣共業始終排遣不掉，莫非浮一大白才是正途？當然我不是說我是菩薩，我也不是影射莊教授就是那些學者之一，我只是引述了他的論見而已。這點要先做個澄清。

尷尬的是，有些話別人能說，我卻不能斷章取義，譬如王爾德之輩的大文豪，我是無論如何都無法窺其堂廟的，卻又在此說三道四。這是文學評論不得不衰弱的原因，卻也是我必須將我的「思想背景的源流、衝突或較勁」和盤托出的原因；因為唯有這樣，所有揣測、臆想、偏見才不至於存在，尤其我所論者多與佛家思想有關。這是我寫這篇「導讀」的動機所在。

雖然我無意在此為「批評家與創作家」誰「才有資格當批評家」做個絕斷，但從緣起的觀點來看，批評者若無創作者的造作則無從批評起，所以縱使「有主觀『印象』……有獨立性、自主性」，

他都應該感謝創作者的促成，並應該謹慎，不要信口雌黃，更勿因為堅信「要鑑賞藝術作品，批評家反而勝過藝術家」，而以為自己的隻言片語都具有「創造性」。

這裏的關鍵就在要做個「創造性批評家」必須走出博聞強記，必須忘卻旁徵博引，而以自己的文化素養與藝術思想為唯一的依憑，否則無法竟功；但是我們又知道，在塞滿了概念名言的學術領域裏，學者要走出自己的鑽研談何容易？所以「創造性批評」比較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創造性詮釋」，類似指揮家卡拉揚等加強某部樂器的組合來引導音調的強弱快慢，藉以詮釋他對作曲家作品的瞭解。這種在創作中詮釋是要下大功夫的，否則就只能淪於多數指揮家像留聲機般複述別人曲調的結果。

說了這麼多，現在就容我將〈羣山的呼喚〉意想天開的邂逅過程如何逆反〈第一人稱〉的結構凸顯出來罷，因為就「經、律、論」的要求而言，評論者不先自律是無法詮釋經文的，所以我在暢心詮釋別人的評論思維後，必須反躬自省，以免自己大言不慚的批評不知不覺地流於狂妄起來。

簡單來說，我這個「反其道而行」的想法就是為了彌補〈第一人稱〉的「線性型時間」概念，並在破除了「時空」的觀念以後，再進行「易為『之』原」之闡述，但是為了凸顯「時空暗喻性」，我特意以長距離的描述把〈荒山石堆〉的單調景象由高而低整個予以涵涉，更以深焦的推演將〈拉薩的星空〉與〈瑪尼轉〉裏舊識重逢的自然流程予以延續；如此一來，長距離的「視點單一」使得時間得以凝聚，空間得以透明，於是人物交流在這麼一個時空中就含攝了一種凝止(stasis)的狀態，時空本身更因之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模式——這是破除荒謬的「線性型時空」概念的第一步。

這裏的構思有一個想盼。當我在〈荒山石堆〉將文字所推衍出來的語音逐一就「名、句、文」加以匯聚、融合、斷滅、沉寂與靜默了以後，我就覺得我必須在進入「空」的論述場域之前，先處理「數、時、方」對人類思維的束縛；此時，〈第一人稱〉的攀登空樓景觀與其間的佇足臆想就給了我一個絕佳的契機，因為〈第一人稱〉剋守「數、時、方」的理則與順序，而〈羣山的呼喚〉卻瓦解了「數、時、方」對人類意識的控管，而一旦「時空」瓦解，「意識」是如如不動的。

在這裏，我安排〈羣山的呼喚〉為全書的第四篇，深含轉承起合的期許。因為「四」為「死」的諧音，並因「數、時、方」的瓦解才能建構「空」的論述場域，然後才能進入「假」的論述場域；而唯其「空、假」觀念建立了以後，我才能以〈天地的叮嚀〉的支解「四大假合」，來闡述「觀念的棄絕」乃「成聖入道」的先決條件，而建構這個「觀念的棄絕」，就是我不斷地在〈羣山的呼喚〉裏強調「你就是個傻子」的原因，並直截契入置於第八篇的〈瑪尼堆〉。

到了這個時候，〈瑪尼堆〉重新堆砌「失而復得的神龕」才不至對人類的宗教思維產生束縛，然後我才能得以進入〈瑪尼轉〉(原名〈裸露〉)的「空、假、中」的追逐——這些小說的中心旨意，我暫時點到這裏，在後面更多的解說中，我將逐一勾勒出來。

這麼一個轉承起合的「死」趣或「以生喻死」的旨趣，是日後所有有興趣評論〈羣山的呼喚〉的學者必須掌握的地方。我把它先點描出來，以免再聽到一些臆想或揣測。這不是我狂妄，而只是我小心翼翼地將〈羣山的呼喚〉擺在砧板上等待大家的支解，並希望在一刀一刀「大卸八塊」的時候，學者會瓦解「數、時、方」的理則而走出〈第一人稱〉的儒家思想——從「緣起」的觀點來看，任何人接觸到這些文章其實都有深厚的佛緣，所以在未來世裏將儒家的「倫理思想」提升為佛家的「緣起思想」也是指日可待的。

我這麼追根掘柢地剖析自己的文章，實非得已，乃慚愧自己福薄緣淺，不止做不到普賢菩薩為菩提修行時，能以「所有一切眾生語，悉以諸音而說法」(《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卻連自己的語言都掌握不真切，以至我雖然用的是我們所習慣的語言，但仍無法將自己的意念清楚地表達出來，遑論達到向「天龍夜叉鳩槃荼，乃至人與非人等」說法的境地？

佛陀要我們「同事、愛語」，就是這個道理。但這有多難呀！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與文學人士「同事」，但到了說法論理的關鍵時刻卻無法「愛語」，總是一辯再辯；這實在不是大家的過錯，而只是暴露出我自己在文字上的黔驢技窮而已。

另外，「四」有一個藉羣山亶爰將《連山》、《歸藏》與《周易》連成一片的企圖，令羣山的呼吸歸藏於連山的律動，又造成一山連著一山的「連山」依止成「歸藏」，而成就「地性」的頑執。這是一個由「三維度空間的時間」直截通往「四維度空間的時輪」的捷徑或更只是一個由「瀰漫雪域的佛學」直截通往「虛幻不顯的易學」的捷徑。

羣山的呼喚

那一年，磕長頭匍匐在山路，不為覲見，只為貼著你的溫暖；
那一世，轉山轉水轉佛塔，不為修來世，只為途中與你相見……

——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那一世〉

我走下祖普寺後山的時候，並不知道這個界於地獄與天國的地方是個難得的清淨之地。生活是清苦了一些，但是寢臥於曬紅的荒山石堆上，彷徨地望著交錯起伏的山巒，入於「無何有之鄉」，竟讓我有一種「遊乎天地之一氣」的感覺。那個「無為」的心態很是奇奧，竟自帶著一顆清淨之心，而入於一個無有生死、無有滯礙的清淨之境，而生命就在「乘虛以遊心」的地方莊嚴了自己。

或許我只能說，這真是一樁說不清的緣由罷。我離開了後山，又回到後山，想來應當是因為我抗拒不了山麓邊的祖普寺既召喚著我，又拒絕著我罷。只不過我的腦子仍舊停留在幾天前發生在拉薩的經過，連怎麼走回祖普寺都有些記不得了。我好似搭了一會車，在青藏公路上急駛了一陣子，然後又在泥巴地上踽踽獨行了一陣子，最後才摸索著上了黑闐的後山。

我對這座沒有名字的後山有說不上來的依戀，但對自己為何會走出這座除了砂土、就是石頭的後山，卻又說不清楚；我原來是下定了決心，要在後山上一直等到祖普寺解除禁令，讓我再度回寺，但不知為甚麼，我卻掙脫了東面是山、西面也是山的包圍，而逕自下了這座南北斜傾的後山。

現在說來，我還是有些難為情。或許這正是因為這座山與那座山之間，除了羣山之外，甚麼都沒有罷。更或許這是因為羣山連綿不絕，山勢既不險峻也不平緩，既不騷動也不穩定，卻因色彩胡亂搭配，灰綠任意交錯，而讓我受不了其間所散發出來的平淡之情罷。當然我說這話，有些不清不楚，但這是因為我走出了祖普寺後山以後，體驗了一段虛幻的感情，讓我明白人生本無所有，本無所用，但也因其「無有、無用」而「無患」，更因其「無患」，而使得「無何有之鄉」不得尋而覓之，然後才能乘「天地之正」，進而「與天地精神往來」。

這樣的「天地」論說由我這個出家人說出來，似乎有些不倫不類，而且似是而非，散發著一種「無所為而為」的「出世」心態；但其實大家都冤枉了我，我只不過是因為回不去祖普寺，所以只能將自己藏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尷尬的是，這個「捨之則藏」的行逕，不中繩墨，不中規矩，更大而無用，而我卑身而伏，卻陷於網罟，竟然全因我受了一坨坨氂牛遺留於埂路上的牛糞所蠱惑。

一

祖普寺後山沒有名字，就好像我弄不清楚自己是否仍是出家人一樣。這種感覺自從我被祖普寺驅逐出廟以後就一直在我心底掙扎著。掙扎歸掙扎，我倒很坦然，或許人到了可以不辨身分的時候，世事的堅固性就不再那麼頑強了。這點祖普寺的長老們從來沒跟我提及。大概他們想我既然出了家，當然就不能再去想不是出家人的模樣罷。不論如何，我居住在這個光禿的後山，感覺既是歸人，也是過客，但在荒野的召喚下，謙卑禮節沒有了，繁文縟節沒有了，一切皆因沒有了束縛而沒有了「羞恥取捨」之心。這倒像是一樁徹頭徹尾的解放。我想我後來之所以會讓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順理成章地在出家人身上發生，多少與我在祖普寺後山所經歷的自我解放有關罷，畢竟任何人有了這種徹頭徹尾的解放，對種種因之而起的「無為、無患」乃至「無所為而為」的舉措，都不必故作羞態了。

我通達了這個世俗人為羞所縛的尷尬以後，心就坦然多了。只不過那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了。我下山的時候，那個「有身」的心態時時受「有患」所愚弄，所以也就談不上「無所為而為」，以至於世俗人「以不可恥為可恥」的愚癡竟然就演變為我徜徉不出羣山的惱恨。

山有高有低，峯頂大多圓禿，一眼望去，灰灰撲撲好不蒼涼。這一片的禿山上，光禿禿地不長一根草。山岩如屏如壘，左邊是石頭，右邊也是石頭，連腳尖的去處也是一片大大小小的石頭。隨著腳尖的移動，腳底落下的方寸大地，大大小小的石頭從鞋幫底下滾出，一顆顆骨溜溜地滾落在山與山之間那些不深不淺的壑谷裏。山壑在山與山不得不銜接的地方自然地鋪展，好似只是為了凸顯這座山與那座山的隔離而存在。當然山壑的長度限於這座山的開展，而縱深則止於另一座山的攏起。

說不清楚的是，消弭山與山之間的隔離存在，竟是一條又一條杳無人跡的埂道，在一坨坨牛糞前引後延、前連後續的指引下，訴說著一個可能有人煙的蹤跡；只不過，從牛糞的色澤與乾濕來看，這個置放得歪歪曲曲的牛糞不可能是同一隻牛在同一個時間從氂牛身上掉下的排泄物，就如同一座座的墓塚在不同的時間聚合成了公墓一般，但是愈往埂道的尾端行去，那個一排一排、排列地非常整齊的牛糞餅卻愈發說明了彼此的依偎是在同一個時間、由同一個人鋪成埂道。

這就是牛糞與牛糞餅之間的關係，但也因其具體的存在，而隱藏了消逝在牛糞與牛糞餅背後的聲音。山與山之間原本沒有聲音，卻因埂道的另一端往往傳來似近又遠的拍打牛糞餅的聲音「啪啪！啪！啪！」地響在光禿禿的羣山與灰濛濛的天空之間，向我訴說著外面存在一個更加真實的世界。

牛糞餅的拍打聲無關埂道的形成，只是讓飄過來的牛糞味道再也捕捉不到氂牛如豬鳴的嚎叫。讓我先稍微提示一下，氂牛屙下牛糞往往是因為氂牛按捺不住全身力氣的衰竭而發出的濃濁輓歌，而那些再也聽不到的荷負重物的「噓噓！噓！噓！」噓喘聲與鞭打氂牛的「駕駕！駕！駕！」喲喝聲也全都埋葬在牛糞所散發出來的輕煙裏。我看到牛糞餅，就會聽到這些消逝的聲音迴盪在山與山之間，讓山與山之間有了一個「隆隆！隆！隆！」的響動。

那是一種切除外界干擾或被外界遺棄的寧靜，但沉寂了一會兒以後，內心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力量就一直往外竄升，而形成陣陣低沉的「嗡嗡！嗡！嗡！」的聲音，在寂靜的山壑裏回應同修們的咒音，而自形成一個巨大「嗡嗡！嗡！嗡！」的嗡音，在迴聲的震盪中一陣陣地拂過我的耳膜。

二

這天，天空還朦朧未明時，我看著小石屋外四下攤曬在石塊上的牛糞餅，忽然有了憂慮；這些壓得癟癟的牛糞餅，已因我在寒冷的夜晚裏不知節制的燃用下快速地減少了。

我決定稍微走遠一點，四下尋找牛糞，因為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要尋找牛糞實在不能不說是一樁不大不小的困難。後山到處都是乾巴的泥土，亂石成堆，一道道斷崖溝壑的裂縫除了堅硬的土塊找不到任何牛的蹤跡。沒有草，牛不來，連耐旱的羊隻也不愛來，偶而從亂石縫裏竄出一隻小羊，那「咩咩！咩！咩！」的叫聲令人一聽就知道是走失的。

閒步於朦朧的道上是很愜意的。雖然說我是為了尋找牛糞而來，但在尋找的時候，我不忘自己跟著自己遊玩。我說不清這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好像就在我感知崇崇圜丘隆隱於天際時，我卻發現我的腳步再也放不開了。當然我腳下的羣山圈圍四抱，山低而長，但是山勢曲折連綿，我上下登降，就時時飽受「天地之大」與「圜丘之堶垣」所攝，於是步履不免岌嶪起來，這時我就刻意讓我的左腳跨出右腳的痕跡，或我應該說，我故意讓我的右腳突破左腳的拘禁，而在埂道上迤邐了起來。

荒山蕪徑，我乍行乍止了一陣以後，就捉狹起來，讓左腳的疑懼落在右腳的綺思上，更讓右腳的浪漫排拒左腳的癡纏，然後我發覺這一陣子的「岌嶪」與「迤邐」已讓自己淹沒在盤桓於道的曲徑裏，更讓逼於道中的殘壘排拒了羣山的雲空，而逕自形成一個指引我前行之「雲丘」。這時我忽然就想到了中土的「禪」，而我盤桓於道的「岌嶪」與「迤邐」無異「參禪」，只不過「禪」可以「大破

大立」，我卻於大地未醒、幽明相伴之間，探尋羣山的闇問，循徑劈道，再怎麼說都離不開「報化」之身，既然離不開「有身」，於是我就以一個「卑長」之身入於彎徑，讓屈曲究竟的彎徑在閉眼岔神之間，讓神喚回心，於是就超越了「參禪」的用心。

這樣玩得久了，盤桓於道之身與出入羣山之心也自「岧嵷」與「迤邐」起來。這讓我很開心，於是就在「報化」的機用上，想著「岧嵷」如何攙扶著「迤邐」而上下圜丘，「迤邐」又如何攙扶著「岧嵷」而埒垣圜丘，於是「岧嵷」與「迤邐」隨即就即離了起來，最後「岧嵷」疑於「迤邐」、而「迤邐」又疑於「岧嵷」，然後腳步在「岧嵷」與「迤邐」之間逕自猶豫起來，於變中尋位，在位中求變，然後變則通，通則久，腳步終於安於步履，於是我就緩步慢行起來，悠緩地觀看四圍圜丘了。

我徜徉於羣山凝視之間，不知怎麼就在煙聚雲迴之間忘了路途。這可真糟糕，我這一走真的就走遠了。漸漸地，我在光禿禿的亂石縫裏找著了一叢叢低矮的小草，然後腳邊滾動的石塊旁總是遮掩不住陰暗處一片鬆軟的苔蘚；每一片苔蘚好像都有著不同深淺的綠意，而每一塊石頭的後面都顯現出被人掀石挖坑的模樣。呀！這是人的跡象。在山與山環圍的景況中，我居然發現了人跡。

但是我畢竟是迷路了。羣山的氣息在山嵐的流動裏有些紊亂。平時那種從峽谷間吹出的嵐煙也不知到哪裡去了，而山巒頂峯一直都堆砌著的白雪也看不見了。羣山只有「嗡嗡！嗡！嗡！」的內息輕微地吐露羣山的生命。此時我看見一塊壓得平整的牛糞餅攤在前方不遠的埂路邊。我興奮了起來，借著牛糞餅，我不難找到人跡，甚至村落，而超越「參禪」的用心倏忽也就消失於牛糞餅裏了。

照理說，祖普寺離這裏不遠，我依傍著山間小路左轉右轉，再怎樣也不至於失去方向。只不過在羣山亶爰裏，我並不能覺察這座山那座山的間距，而就在那個間距歸藏於亶爰羣山的剎那間，羣山倏忽連成了一片——那是一種羣山彼此之間的呼喚，既令羣山的呼吸歸藏於連山的律動，又造成一山連著一山的連綿迴音終止於其所迴盪出來的「隆隆！隆！隆！」的聲音裏，而在這個鉅大的聲響踞伏在茫茫山間，「連山」就依止成了冰川時期的漂礫，是謂「歸藏」。

就在我發覺這個「歸藏」倚山、「連山」依止的時候，我的腳趾卻守不住腳下的山崗，於一陣猶豫之後，就邁開了下山的步伐。一時之間，漫天的晨間霞彩伴隨著下山的腳步，從起伏不已的雲丘之間流淌出來紅雲，綻放著火焰。我走過一個接著一個、連綿不盡的山麓，不知怎麼搞地，忽然就讓斜刺裏奔出的石堆給嚇了一跳，更糟的是這片被紅雲撩繞的石堆把彎曲狹窄的泥土路給切斷了，前面只有氂牛踏過的小埂路，而我跨過石堆以後，又發現幾條小埂路相互交叉，然後我就不知去向了。

霞彩逝去以後，氣溫就上升了。我很清楚，這些山路曾經是我熟悉的修行之路，但此時卻不知東南西北了。我坐在石堆上小憩著，順便辨別方向，然後朝著一座頂峯蔓延著紅彩的駝形山影走去。我想祖普寺應該就在它的山腳下，卻不料走了一程之後，似乎離駝形紅彩的山影愈來愈遠了；就在我走過一條岔路的土埂、但還來不及去處理沾滿了泥土的鞋面時，我忽然就看到前面的牛糞餅密集了起來，幾乎形成一條小渠，似乎說明鋪整這些牛糞餅的人就在跟前了，但是又好像只是為我解說，唯其跨過岔路，才能知道埂路是人們所踐踏出來的，卻不是因為有了埂路，人們才爭著上路。

嘿，這豈不是嘲諷我對「能所」的懵懂嗎？我尷尬地一笑，忘了我當初是為了尋找牛糞而來，卻讓牛糞餅成了指引我前行的指標。我往前走，不出幾步路，路旁就又出現一塊牛糞餅，好像牛糞餅跟著我走，又彷彿有意為我引路。如此上了雲丘又下了雲丘，牛糞餅始終在我的前面。

牛糞餅大小相似，連形狀也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我看著，覺得有些奇怪，因為我走了這麼久，竟然只是繞著圈子。這時我停下腳步，倚著一塊突出路邊的石塊喘息，照理說，我從小生長在山裏，就算這裏的地勢都在海拔四千八百米以上，我每天上山下山，也不會停下來喘氣。但現在我竟然有些氣喘。更加奇怪的是我的方向感一向很強，從小到大不曾迷過路，卻讓一路旋繞的牛糞餅給繞昏了。這兩件事連在一起想，我就知道這不是因為地勢，而是我迷路了，有些焦慮，然後氣就不順了。

想來這又是一個「能所」的困擾了。這非常擾人。羣山在掙脫了連山的依止，而逕直以山巒的脈動為羣山的歸藏以後，各自的山巒卻發現為了方便山巒各指其所之，每一座山巒都各自冢著前一個

山巒，更以覆蓋其它山巒的力道擡高了山巒的位置，藉以確保鄰近山巒不會干擾各自的獨立存在。我知道，這個在祖普寺的辯經裏，有一個「在思想裏梳理思想」的說法，就叫作「思想實踐」。

這個我想還難不倒我。詭譎的是，各指其所的「思想本體」不可獲知「所之」所隱含的變異，而從「思想本體」過渡到「思想實踐」，「變異」則是最直截的表述，庶幾乎，「變異」就是「思想本體」從「各指其所」到「各指其所之」的具體實踐。想通了這個，我放下了「參禪」的思想實踐，快樂地在牛糞餅的流動與指引下，輕鬆地歌謠了起來，於是眼前的埂道就漸次展延，趨向開闊了。

了解了「參禪」的思想實踐終究不能詮釋「禪」的思想本體以後，我脫下了鞋，拍下了鞋面上的泥土，一路尋著牛糞餅的源頭而去，但仍舊不免遺憾，中土的「禪」以文學敘述混亂了「變易」的思想，使得「易為之原」不能敘述，又令「變異」輕巧地從「思想實踐」蹚過「思想實踐」的臺階，順利歸藏於「思想本體」。不說了罷。我還是去想想這一路的牛糞餅到底是受了誰的指使，專門來引我去歸藏卼臲的「思想本體」。當然牛糞餅並不明白「各指其所」到「各指其所之」原本就是牛糞餅之所以從氂牛生出的道理。是呀，氂牛屙牛糞，牛糞失於道，若非牛糞餅，豈知氂牛在？

三

氂牛是西藏高原上最典型的動物。照理說，這麼一種藏語稱為「踵」的氂牛，喜愛居住在雪山附近，所以只有在人跡罕至的地方才可以看到，但是這座山不高，一路的牛糞餅卻又訴說了氂牛曾在這裏歇息過。我彷彿就聽到身形巨大、生命力旺盛的氂牛這一路所發出類似豬鳴的叫聲，而氂牛長如馬尾的尾巴卻又坼開了重重馴養牲畜的拘束，而讓氂牛的野性與青藏高原併存。

在藏人眼中，上至一塊皮，下至一條毛，甚至牠們身上排洩出來的牛糞全都是寶。我說不清楚的是，全世界的氂牛幾乎都在青藏高原上生存，但是我們藏人卻有面「雪山獅子旗」。有人說「雪山

獅子」就是藏獒，又稱西藏獒犬，是由一千多萬年前的喜馬拉雅巨型古犬演變而來的高原犬種，也是舉世公認的最古老而僅存於世的稀有犬種，更是世界唯一沒有被時間和環境所改變的古老犬種。

藏獒曾是青藏高原上橫行四方的野獸，直到六千多年前，才被馴化，開始了和人類相依為命的生活。由於藏獒善攻擊，對陌生人尤有強烈敵意，但對主人極為親熱，所以是看家護院、牧馬放羊的得力助手，更由於牠壯如牛、吼如獅、剛柔兼備，能牧牛羊，能解主人之意，能驅豺狼虎豹，使惡狼或金錢豹甘拜下風，所以藏人稱為「雪山獅子」，並將之當為神聖的象徵；緣於此因，喇嘛乃將藏獒當作聆聽人間苦難的活佛身下的坐騎，於是藏民們一向都把藏獒當作活佛派來的「守護神」，而畢恭畢敬，前世的達賴喇嘛深究民情，乃以藏獒為象徵，造「雪山獅子旗」。

我不禁為氂牛叫屈。真要論貢獻，氂牛對藏人與青藏高原的貢獻要大過藏獒甚多，但由於氂牛不具攻擊性，所以「雪山獅子」當仁不讓地擔當起守護雪域的重任，但其實除去「雪山獅子」的圖像以外，其它的意涵都可在「雪山獅子旗」上保留，譬如西藏的雪山、西藏原始民族的「色、穆、冬、黨、哲、紮」六大氏族的六道光芒、「紅黑」兩大護法護持「政教」事業的紅色光芒與藍色天空、與西藏眾生熱愛「自由、信仰、富裕、幸福與公平公正」的旭陽四射等象徵都可以保留，甚至藏民永遠敬信和頂禮「佛、法、僧」三寶的「三色如意寶」與佛法長駐人世的黃色邊框等象徵也都無須改變，因為這些過於複雜的色彩其實只是單調的「日本太陽旗」的變相反射，用來遮掩「雪山獅子」所捍衛的「政教合一」，至於「雪山獅子」爪裏所持的兩色寶物，那就只能被看作是藏獒取捨主人、陌生人的象徵了，於是整個扭曲了「十善法、十六人法」取捨善惡之法的原始意義。

藏族以「雪山獅子旗」裏的藏獒來捍衛家園的意圖昭然若揭，但據說毛澤東於「共和國」初立的時候，親口鼓勵達賴喇嘛把「雪山獅子旗」與中國的「五星旗」一同懸掛，儘管有人說這不可能，因為「雪山獅子旗」是「國家分離主義」的象徵。當然這也說明了「雪山獅子旗」本身沒有問題，只不過現在的西藏因為達賴喇嘛於西元一九五九年出逃，就不再與「共和國」初立時的西藏相同了，而

源自吐蕃軍旗的「雪山獅子旗」雖然由十三世達賴喇嘛於西元一九一八年頒布為西藏國旗，但是流亡印度的西藏政府卻以此旗為代表「西藏獨立運動」象徵的西藏國旗，所以導致「共和國」認為其代表有爭取西藏脫離中國的意志而加以封殺禁止。我必須先做個聲明，這段歷史是祖普寺的長老們為了讓我了解「雪山獅子旗」之創製原本沒有「西藏獨立」的意涵時所說的，但「西藏獨立運動」人士卻藉「雪山獅子」的藏獒來散發捍衛家園的意向，所以從根本上，就混淆了「能所」。

當然達賴喇嘛一再宣稱，他只希望西藏達到真正之自治，不再要求獨立，而認爲該旗幟的地位和「香港旗」近似，不代表「西藏獨立運動」；只不過，「雪山獅子旗」上的兩隻藏獒就暴露了達賴喇嘛從未放棄武力抗爭的意圖，於是該旗乃當仁不讓地成爲「西藏獨立運動」的標誌，不止在諸多的國際場合中出現，更成為拉薩當局以武力鎮壓暴動的憑藉，其中諸多零星暴動以西元二〇〇八年三月在拉薩大昭寺前所蔓延開來的事件最受世界媒體的關注。

我說不清楚的是，幾乎所有的抗暴事件都由大昭寺前面的廣場開始，有的很快就被平息，有的卻蔓延得極為廣泛，但是由於消息被封鎖，誰也弄不清楚究竟這些抗爭事件與西方世界的聲援運動或流亡海外的「西藏獨立運動」是否有直截的聯繫。這原本不至於激起西藏當局的強烈反感，但是由於西方媒體無法取得第一手資料，而只能從國際上一些關注西藏人權的團體取得訊息與照片，於是不經求證，就把一些和官方不同的觀點陳列了出來，這下子，中國官方就認為西方媒體惡意扭曲，尤其在很多謬誤的報導中，「雪山獅子旗」都成為訴說的背景——這不意外，只不過，如此一來，中國政府對「西藏獨立運動」和西方媒體就充滿了恨意。

伴隨著「雪山獅子旗」的訴說，似乎永遠離不開達賴喇嘛。這當然是因為西藏議題在達賴喇嘛多年推動下，已經高度國際化了，所以就算達賴喇嘛亟力澄清，否認與暴力行動有所關聯，同時呼籲中國儘快和西藏流亡政府展開有實質意義的對話，但這些都沒用；最說不清的是，歐美各國政府亦多表示希望中國與達賴喇嘛對話，並認為這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途徑，卻只能將情況弄得更糟，因為

中國將達賴喇嘛在達蘭撒拉推動的民主制度與臺灣掛上了鉤，所以就算西藏與臺灣都堅持一貫的和平主張，也表明沒有與中國為敵，但是中國都認為這些只不過是「國家分離主義」的障眼法。

這與達賴喇嘛要不要繼續轉世，其實並沒有直截的關聯。只不過，達賴喇嘛以藏傳佛教的最高精神導師的身分，宣佈放棄他所賴以維繫其宗教地位的傳承以謀求全體藏民的福祉，就讓他受到愈來愈廣泛的敬愛，也讓西藏處境獲得了西方世界的普遍同情。我的心裏雖然不願意承認，但也不能不說這是個極為高明的政治手腕，因為「政教合一」的理念使得達賴喇嘛的政治立場和宗教永遠分不開，卻也一再挑釁中國既定的「政教分離」主張。

在這裏，我就必須先說說噶瑪巴的主張了，因為這個「政教分離」，原本就是噶瑪巴多年來以「二而不二」的宗教思維替代「政教合一」的歷史包袱、而拒絕「精神統一」的原始說法，卻也因此導致達賴喇嘛釜底抽薪，以介入「噶瑪巴認證」的方式，讓烏金與泰耶兩位噶瑪巴分掌「藏傳佛教」與「噶瑪噶舉」的事業，既終止「達賴喇嘛」的職位，又以他自己的引退實踐「政教分離」的主張，真可謂險中取勝，一方面凸顯中國的霸權，一方面說明他的委曲求全是為了保護西藏民族的獨特文化與文字，以延續藏傳佛教的事業，所以是一個將逝去的達賴藏在「宗教」與「文化」之間的考量，並在未來的歲月裏，與十六世噶瑪巴的長期主張遙相呼應，真可謂用心良苦了。

當然對我這麼一位從小在祖普寺出家的小沙彌而言，我是弄不清這些「捨之則藏」的考量的。我因緣際會地參與了大昭寺前面的暴動，也不是為了抗議甚麼，或有甚麼企圖，而純粹只是我受不了祖普寺內部的猜忌、敵對與分裂。這時「十七世噶瑪巴」法座的認證謠言流傳四起，而夏瑪巴對謠言則提出了警告，堅信「十七世噶瑪巴」將以兩種傳統方式出現，而我就是在這麼一個「認證小組」從印度傳來還在做著清除「認證文件」障礙的法會時，糊裏糊塗地捲進了大昭寺前的暴動。

這時毛澤東逝世已有十年了，或許十一年了罷，我有些記不清楚了。我只知道，這位權傾一時的主席死了以後，中國共產黨的「三中全會」立即修正思想路線，讓西藏保有較大幅度的宗教自由，

然後達賴喇嘛就開始了一系列與中國的談判，但是他把這個「宗教自由」看成了中國對西藏的「政教合一」的承諾，不止整個扭曲了中國政府一貫的「政教分離」的策略，而且很大程度上，他的堅持，甚至只是為了堅持而堅持，就使得政治談判不能持續。

我想我必須說點不知深淺的話。達賴喇嘛不該錯估中國政府推動「政教分離」的決心，因為他為了堅持「政教合一」，就在政治談判破裂以後，開始向全球的政治勢力宣揚他以「和平訴求」爭取「政教合一」的決心；如此在全世界奔走了十年，終於因為一個「諾貝爾和平獎」激怒了中國政府。誰也說不清這個「諾貝爾和平獎」是否有政治動機，但我必須說這十年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黃金十年，處處透露了達賴喇嘛回藏的時機，但因為他對「政教合一」的堅持與「西藏意識」的全球化，讓中國政府終於認清了達賴喇嘛的「分離祖國意識」。這時再說甚麼「自治」，其實已經沒有意義了。

這的確令人遺憾。更糟的是，就在達賴喇嘛在全世界宣揚「和平訴求」時，拉薩開始了一系列「反中國」的暴動。我說不清這個「境外和平訴求、境內暴動示威」是否有相互呼應的原始意涵，或甚至就是原本的政治策略，但我對十六世噶瑪巴多年來以「二而不二」的宗教思維取代「政教合一」的歷史包袱還是認同的，所以就在繞佛念咒時，散發了我對「政教分離」的看法。這種看法在祖普寺相當普遍。當然或許因為「噶瑪噶舉」原本就不是「政教合一」的受益者，但不料堅持「噶瑪噶舉」不能脫離「政教合一」的同修也不少，於是我的公開論說就遭來雙方不眠不休的爭吵。

我想誰都不能因此說，我有明確的政治意圖，甚至認為我贊同達賴喇嘛追求自治而放棄獨立的現實考量。不過我也必須承認，「噶瑪噶舉」有很多人都贊同這樣的路線，當然反對的也不少。我對自己的不知輕重，引發了全寺的爭論，當然很懊惱，於是就在我不得從祖普寺得到紓解的時候，這個猜忌與紛爭讓我糊裏糊塗捲進了大昭寺前面的暴動，更因為他們都說這是達賴喇嘛遠走印度以後、在拉薩發生的第一次暴動，而且時值「十一國慶」，所以深具歷史意義，然後拉薩城裏就陸陸續續、卻從未停歇地爆發出來零星的抗暴行為，當然緊接的就是更為嚴苛的戒嚴、鎮壓。

幸運的是，我牽扯在內的那樁「十一」暴動事件，「雪山獅子旗」沒有出現，所以祖普寺日後批判起整個事件來，就不能將我與「藏獨」人士牽連在一起，否則就不是只是將我驅逐出廟那麼簡單了。我弄不清楚的是，這些「境內暴動示威」所凸顯出來的「武力鎮壓」，究竟是否幫助了達賴喇嘛在全世界所宣揚的「和平訴求」，但總覺得這個「境外和平訴求、境內暴動示威」連袂並進仍舊有著「二而不二」的意義，只不過已經沒有了噶瑪巴所詮釋的宗教思維，而重新掉入「政教合一」的歷史包袱。換句話說，從我被逐出祖普寺以後，這一系列抗暴都只是為了取捨「政教合一、政教分離」，甚至只是為了取捨達賴喇嘛與十六世噶瑪巴對「二而不二」的「政治、宗教」的不同詮釋。

其實倘若「雪山獅子旗」沒有在「三月事件」中出現，這不過就是幾百名喇嘛步行前往拉薩市中心靜坐的請願事件而已，但是當「雪山獅子旗」出現在大昭寺，遊行示威就被定位為「藏獨」起義事件，於是喇嘛就遭到軍警毆打、逮捕，然後所有的寺廟都遭到軍警封鎖圍困，最後演變為僧侶割腕自殺、絕食抗議。我想這絕不是當初上街請願的喇嘛的原初動機罷。

遺憾的是，事件一旦爆發就不可收拾，於是寺廟被封閉、僧人被逮捕的消息，激怒了原本就對中國統治不滿的拉薩人，而當拉薩城裏迅速地聚集了大批年輕人，拿起石塊砸向公安武警以後，武裝治安人員一時不敵而撤退，之後拉薩城內治安呈現空窗期，再然後憤怒的年輕人轉而攻擊漢人，縱火焚燒漢族和回族人民開設的商店，於是全面性的暴動導致軍車坦克進入拉薩，展開鎮壓與逮捕，而這一切的騷亂就愈發加深了北京政權對達賴喇嘛的誤解。

這時的我已經遠離大昭寺，否則我想我不可能置身於外。當然我徘徊於祖普寺與大昭寺之間，還是聽到了一些片段的故事，但是絕對想不到「雪山獅子旗」竟然成了一面號召藏民起義的象徵，從拉薩快速蔓延到「康區」，而在分布於甘肅、青海、四川等省份的六十多起抗議行動中，參與者很快地也由僧侶擴散到一般平民百姓、學生，而且抗議行動明顯地針對公安部門，而非漢人或其他民族，所請願的除了要求讓達賴喇嘛回來以外，就是抗議中國政府在西藏所實施的文化改造和宗教壓制。

在西藏，中國政府被看成外來統治者，其實與達賴喇嘛無關，但因達賴是西藏人的精神領袖，所以這類的「分離祖國意識」就全都算到了達賴喇嘛的頭上；達賴遠在印度，致力拓展「西藏意識」的全球化，並不能對嚴酷控管的西藏有任何影響，甚至因此他對拉薩一些新近形成的特權階級也有些怨懟，指責他們為了獲得新經濟發展的利益，而使得原居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日益貧困，並因勉力因應著統治者的同化政策而使得西藏逐漸喪失自己的傳統文化。我說不清達賴喇嘛是否真的指責這些拉薩權貴，但是祖普寺裏，繪聲繪影的事件不少，都說達賴喇嘛不滿西藏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以及族羣間的矛盾不斷擴張；奇怪的是這些怨言早已累積多時，卻也沒有爆發開來，但一旦說是達賴喇嘛說的，無組織的自發性行動就開始在各地蔓延，而且不惜採取暴力。我想這就是為何中國共產黨說達賴喇嘛煽動民族情緒的原因，但其實很多事件都跟他無關，只不過他也脫離不了關係罷了。

不管怒火怎樣旺盛，大家也都知道零星的抗爭敵不過國家的武力鎮壓，而且所有的抗暴行動都將使得達賴喇嘛再度遭到污名化、醜化，「回藏」的前途也就只能更加黯淡；但說不清的是，「雪山獅子旗」一旦出現，民族情緒就被挑動起來，達賴喇嘛多年致力追求和平的努力也就被丟棄在一旁，而令西藏青年的「藏獨」情緒操控了宗教意識。

或許這是因為西藏人民失去了耐性，因為面對北京持續的打壓，藏族再也壓抑不住憤怒與失望了，更或許這是因為「雪山獅子」所捍衛的「政教合一」事業整個激怒了中國共產黨罷，畢竟西藏在中國的能源佈署裏是個樞紐，深具結合中亞、印度、中土的戰略地位，而一旦「政教合一」持續，則西藏必將整個扭曲「地緣政治」，然後外國勢力就堂而皇之地介入了。

這是中國政府堅持「政教分離」最重要的原因。至於說這樣的堅持被外國看成「宗教迫害」，中國政府就只能以「政治陰謀」來看待了。這豈是西藏青年的「藏獨」意識所能了解的？甚至連達賴喇嘛也見不及這個層面，所以除了持續以「雪山獅子」來取捨「政教合一、政教分離」以外，就只能大力將「和平訴求」的理念全球化，但卻不知這樣的「政教合一」事業根本就是「政治性」的。

正是因為藏族對「雪山獅子旗」的衷愛，讓我覺得藏族是一個視覺性極強的人種，所以唐卡、佛像、寺廟的裝飾物件等，甚至轉經廊道的「瑪尼轉」，都散發了一個從「師目」到「師心」的修行途徑，而在聽覺上，則除了喃喃的唸咒聲或低沉的誦經聲以外，就是高亢的嗩吶伴隨著儀軌，中間並沒有太多「藏文」音律詮釋的空間，但奇奧的是，介於這個低沉與高亢音調之間一個不能為「藏文」音律詮釋的空間，卻為藏獒的吼叫聲給填補了，而且那個霸氣使得豬鳴的氂牛叫聲只能不協調地存留在羣山的呼喚裏。

六千多年前被馴化的藏獒比雪域所傳衍的「藏傳佛教」還要久遠，甚至比原始宗教與「苯教」都要久遠些，當然比後來的「藏文」就更加久遠了。我將「雪山獅子」的吼叫聲置於「藏文」音律所不能詮釋的空間裏，似乎有些不倫不類，但其實不然，而是我認為視覺性極強的藏人原本就不能滿足於祖先以唐卡或佛像來彌補「藏文」的沒有圖符性，或原始「梵文」的只具音韻性。

話說回來，氂牛的豬鳴聲也只有逗留在羣山的呼喚裏，才能顯現「聲音融會」的真實性。藏民都說，唯其「雪山獅子」變為氂牛，達賴喇嘛以退讓來爭取談判的機會才有可能實現，否則中國老是認定「雪山獅子」是西藏流亡政府在西方世界散發獨立建國的象徵。

當然中國加入全球體系之後，已經無法忽視達賴喇嘛在西方的聲望與國際對西藏人權的關注。這點必須肯定達賴喇嘛多年來的「全球化」努力，甚至是一個夥同西方對中國政府進行圍堵的努力。當然達賴喇嘛不能承認這個「分離祖國」的行動，但多年來的積怨導致雙方歧見太深，所以談判進展有限，不料自從烏金噶瑪巴於西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逃離了拉薩以後，一個嶄新的、沒有達賴喇嘛的談判就開始萌芽，雖然談判進展仍舊緩慢，但是達賴喇嘛已經悄悄地營建一個「沒有達賴」的「宗派融會」，讓「前寧瑪學派」成為流亡政府與中國展開正式接觸的基石，於是一個原本就隱涵了蓮花生大師的「西方淨土」的「烏金」名謂，就開始綻放出「後達賴」的意義，但這些以烏金噶瑪巴為首的談判卻被西元二〇〇八年的「三月事件」整個打亂了復談的進程。

顯而易見地，「三月事件」的參與者不知道達賴喇嘛的苦心，而老是認為「復談」是西藏人民用鮮血換來的。他們堅信，倘若不是因為西藏人民的強烈反抗意識，中國政府根本就不會搭理達賴。中國方面其實也很焦慮，既想坐看達賴去世，流亡政府勢力瓦解，又怕達賴一旦去世了，西藏的年輕一代將傾向於獨立運動，並不惜以武力反抗，反而帶給中國當局更大的困擾。

當然這裏面比較模糊的是敵對雙方都有謀求和平的意願，於是瞞著西方勢力，聯手製造了一個烏金噶瑪巴逃離拉薩的場景，從羣山的呼喚聲中，將烏金送到了達賴喇嘛的身旁。從一個高遠的策略來看，以烏金噶瑪巴來取代達賴喇嘛是雙方「復談」的基石，當然積怨已深，初步談判只建立較友好的氣氛，沒有實質進展，而「三月事件」之後，西藏的抗議風潮逐漸平息，於是國際媒體乃開始轉向烏金噶瑪巴的一舉一動，當然相對地，泰耶噶瑪巴也就遭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打壓。

這是烏金噶瑪巴執掌「宗派融會」以後的一個奇異的發展，雖不意外，但令人惋惜。當然中國「民族主義」的偏激表現仍將持續，歐美的媒體報導也仍將偏頗，但是中國已是全球體系的一部分，「互聯網」作為現代的傳播工具也將使得全球知識分子能夠自由表達意見；可惜的是，以烏金噶瑪巴為中心所建構的「噶瑪噶舉」，缺乏對泰耶噶瑪巴平等對待的態度，對維繫傳統「噶瑪噶舉」的傳承更缺少尊重。在這個不能融會「宗派」的氣氛下，烏金噶瑪巴所代表的流亡政府應對中國的民族治理政策，就更是難上加難了。不論如何說，「沒有達賴」的宗教融會過程將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畢竟達賴喇嘛已經掌權了幾個世紀。基於這個原因，我很想去親近烏金噶瑪巴，但因為夏瑪巴是我的皈依上師，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尋找一個跨過泰耶噶瑪巴的機緣。

我在石塊上左思右想，忽然有些睏乏。不說了罷，如今我「摸著石頭過河」很可能再次迷路。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危機。我於是決定甚麼都不依，只盯住氂牛身上所排洩出來的牛糞。這麼一想，我就發覺在前方不遠處的牛糞餅似乎領會了我的意圖，於是讓牛糞餅密集起來的小渠在我身前領著路。我避著小渠般的牛糞餅，在狹隘的埂路上尋找著落腳處。

埂路大約只有一條牛的寬度，而牛糞餅就占據了埂路的大半，所以賸下的空間容不下我一整個腳步。我想找到小渠的最寬處，爭取不碰到牛糞餅就能往前蹚過去。但是不成，所以這樣左支右絀地走下來，我的鞋子就沾滿了還未曬乾的牛糞。

四

牛糞餅在我眼前領著路，似乎給了我勇氣，於是我脫掉鞋子，赤腳沿著埂路一步一步地挪動。當我艱難地走到高崗頂端時，往下一看，看到盤桓於道的盡頭處，是一條青綠的小溪，溪面並不寬，但是清亮的溪水湍急，而始終引領著我的牛糞餅就這樣穩固地將土丘與溪流連接了起來。

我說不清這條河流最後是不是匯流為拉薩河，但卻知道這條河流與拉薩河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以後所匯流而成。拉薩河邊風光旖旎，曾經一度是我夢中徘徊的故地，但是這條並不起眼的清溪卻是高原上數不清的涓涓溪水的一個岔流。這對我們這些從小生活在山裏的人來說，並不是甚麼了不得的景觀，而真正了不得的是牛糞餅所勾勒出來的人跡。

就在此時，我看見山壑的底部、傍依在青綠小溪旁，聳立著一間掩藏於樹木間的水磨房。雖然從山上看不真確，但是我還是看到鵝卵壘起的矮房掩不住礫石累累的建構，大的石墩疊造成水磨房的支柱，小的石岩卻填補著石墩的空隙。這些壘砌成牆的石礅當然都是從山崖邊取來的山岩，於是石屋的顏色與山崖的顏色一樣，座落在石堆之中也就分辨不出輪廓了。

水磨房在陽光的照拂之下，熒熒生光，有那麼幾塊呈現青褐色的岩塊更是斑痕累累。後來我才發覺，這些石岩的顏色晝夜互異，圖案更是隨著季節的更迭而改變。長老們都說這是火山角礫岩受著氧化作用的愚弄而變化了圖像。當然這是在很久很久以後，我日夜觀察這些石岩才產生的連想。不可思議的是，水磨房的屋頂上居然還聳立著這裏罕見的水煙凸。

水磨房不臨水的三面土地被分割為大大小小的圈圍地，從稀稀疏疏的草堆來看，這棟不起眼的低矮水磨房也可稱得上是一座堪作棲息的避難所了。水磨房的牆壁開了口，算是窗子，而臨山的窗子居然還有著窗簾，在寂寞的小旋風吹動下，窗簾慢慢地鼓起，又慢慢地垂落。荒山在山腳綠意的襯托下更顯得荒涼了。從我站的位置看下去，河畔的景觀很模糊，但是我知道河邊必定住有人家，於是將鞋子在石堆上抖了一抖，然後找個尖銳的石塊，將鞋面上的牛糞刮乾淨了；一切就緒以後，我就邁開步伐，逕直下了山，大概走了半個多小時，我發覺山下的樹木愈來愈濃密，最後走到一片空地，四面樹木圈圍，還有一叢叢半人高的灌木叢隔開了一個土坏與石塊所堆置出來的圈圍，居中還遊憩著幾隻小羊，然後在這個羊圈外面、沒有樹木的空地上，還有一隻嚼著草沫的氂牛。

看來這些牛糞就是這隻氂牛所留下的了？這個景象讓我猜想，住在石屋裏的必定是一位勤勞的女人，因為氂牛一夜雖然會拉出很多糞便，但要一筐筐地揹到陽山坡上，攤成餅曬乾，傍晚再收回屋裏，可是一樁沉重的體力勞動，更何況是這麼一路的牛糞餅？這說明了石屋裏的女人從天亮開始已經工作了一段時間，甚至可能天還沒亮就開始工作了罷？

當然這也有可能是位男人所攤放的，但我想不會，因為高原上的男人很嬌貴。過去的男人不是受徵召到寺院裏當喇嘛，就是進山打獵，一走四、五天才能回家，現在雖然不一樣了，寺院裏的喇嘛已經大量減少了，山上的野獸也都被打光了，但是男人還是延續了高原的傳統，甚至在放牧的時候，也只是抱抱小孩、唱唱情歌、彈著弦子、曬著太陽，其它的體力活都不幹。如果因為這樣，就說高原上的男人不體諒女人也不對，因為高原上的女人是家庭的重心，有著非常崇高的地位，甚至有些家庭會有一些不管事的兄弟共娶一位女人，一生操持著家族的營運；也因為如此，藏族婦女衰老得比男人快，說不清這是因為她們必須連夜應付男人的索取而衰老，還是因為擔負過重的體力勞動而衰老。

我知道這個現象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在這麼一個嚴酷的大自然環境裏，男人從來都沒有必須保有一份感情的需要，甚至人們覺得男女並沒甚麼區別，所區別的只是一個能在寺院裏修行，另一個只能

操持家務，於是男人輕易地就脫離了「家」的牢籠，或從來都沒有「出家」的觀念，因為寺院原本就是男人的「家」，所以到寺院「出家」，對高原上的男人來說，其實是「回家」。

我必須說，這個成就男人修行的功德，是因為高原上的女人都能夠從生活的平淡與平實中體悟一個「無私、無我」的情操，而回到最原始天真無邪的狀態，所以是一個以生活實踐「無有、無用」而「無患」的具體精神，更因其「無患」，而根本就不知「無所為而為」究竟為何必須在寺院裏尋而覓之；但是高原上的男人不行，非得到寺院中，借著修行，去尋找「無私、無我」的可能，甚至可能窮其一生，都在寺院裏體驗原本不得尋而覓之的「無何有之鄉」，這也就難怪雪域高原一直都是一個「母系」社會，卻也因此讓講究「五倫」的中土人士無法了解。

但是不對呀，再怎麼勤奮，一隻氂牛哪能留下這麼多的牛糞？這不可能的，除非是經年累月的堆砌，但牛糞餅上多的是還未曬乾的牛糞，那麼這就不是一隻氂牛所留下的了。只不過這附近並沒有其他的人家，也不見其他的氂牛，那麼這一路引領我的牛糞餅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更怪的是，這一路引領我的牛糞餅此刻忽然就不見了。

我隱隱覺得，這個牛糞餅在逶迤迢遞的山坡地上不落痕跡地指引著我前去尋找一個杳不可知的影像，似乎就是指引迷路的我一個未來的方向，縱使眼前的畫面只是一個「空間的存在」。

走得近了，我才發覺綠地四周用繩子圈圍著，好像那麼一根迎風搖曳的繩子就真的能圈出規矩的範圍。繩子上繫著幾條哈達，一條條搖出了屋主的虔誠；繩子的外面層疊了曬乾的牛糞餅，一塊塊壓出了屋主的細心，也一塊塊塞滿了屋主的富足。

「嘿！這可好！原來滿山遍野的牛糞餅都聚集到了這個地方。」我不自覺加快了腳步，從埂道上方，快速地走向水磨房，遠遠地聽著那個一起一落的牛糞餅敲擊聲從小石屋前「啪啪！啪！啪！」飄了出來，感覺好似是風有節奏地敲響了荒山上的寂靜，又感覺那風在靜謐的山靈下根本無須造作，於是我就輕吟了起來，「輕一點再輕一點地吹罷／解事的風。知否？無始以來／那人在這兒悄然住心

入定＼是的，在這兒，水質的蓮胎之中。」就這樣地，我唱吟著一首我從小就記得的詩句，蓮胎忽然就從青綠小溪裏浮了上來。

就在我一邊唱吟詩句、一邊卻又回首來時路的時候，我忽然就看到了一位臉孔蠟黃、身軀瘦削的女人從拍打著牛糞餅的動作擡起頭來。我一看，大驚失色。她從拉薩的八角街消失了以後，那個在夢裏牽絆的身影就再也不見蹤跡了。我看到她時，她也看到了我。我躲不及，調頭想跑，她卻立馬起身，一路從身後追逐了過來，一身衣衫襤褸，不比我身上早已無法蔽體的破舊僧袍高明到哪裏去。

我在她的蓬頭垢面裏瞧出自己的蓬頭垢面，忽然心裏就高興了起來；不過她頭戴一頂骯髒破舊的印度捲邊禮帽，寬邊禮帽下的額邊垂著一綹鮮紅的絲穗，因長長的辮子盤紮在禮帽上而顯得俏皮。這說甚麼也不是我那才剛長出稀疏的頭髮可以比擬。這下子，我又有些自慚形穢了起來。

我不知道我害怕甚麼。不過這個女人害得我在祖普寺無法棲身，又陰魂不散地隨伺在我身邊，不知是擔負著甚麼樣的使命來的。

她從身後傳了一陣倉惶的呼喊，「喂喂！喂！喂！」地叫了幾聲，驅逐了羣山的「隆隆！隆！隆！」呼喚聲，但卻在「喂喂！喂！喂！」止歇的時候，讓羣山靜默於寂寥之間。

「妳幹嘛跟著我？」

「你幹嘛來找我？」

「我找妳？我只是在找牛糞餅。」

「牛糞餅？我有的是。但是你卻不能光要牛糞餅。」我更加害怕了，提起了破裂的僧袍底端，氣喘吁吁地往山上奔去。這條牛糞餅鋪成的山路才剛被我一步一腳印地迴盪了過來，這時慌不擇路，一腳一步都踏在牛糞餅上。我本來以為不會有任何人愚笨到不知如何迂迴走出牛糞餅的鋪陳，卻沒有料到自己給逼得用腳步疊印在那些已經被我閃過的足跡上；被我閃過的足跡沒有等到別人的腳印，卻鬼使神差地讓我塗抹在自己無心的步履上，而且緊接著，還在等著更後面的步履快步跟來。

我蹣跚的腳步踢動了滑滾的石塊從牛糞餅邊溜下，就這樣地將我驚惶的神情整個暴露了出來；她左支右絀地躲著從前面滾落的石塊，卻頂著飄落的砂土，在我的身後亦步亦趨地跟著。

我有時腳步滑空，身後就會傳來一聲驚呼；我有時奔跑得順腳，她就會叫吼：「等等我！等等我！」除此而外，荒山野嶺上沒有其它的聲響，於是歷來都不曾參與人世滄桑的砂土也就如此被我倆一迻動一蹣跚的拉扯，逐漸世俗化了起來。

過了一陣，我慌了，回頭叫著，「妳老是追著我做啥？」她不答話，停下往前奔跑的腳步，將手上一塊還透著熱氣的牛糞朝我丟了過來；又濕又重的牛糞飛得不遠，落在山坡上，卻四濺了起來，從下到上，弄得我的身上都沾滿了牛糞，這下子，我從下半身到鞋子就無處不是牛糞了。

我不得不停下腳步，狼狽地罵道，「我再怎樣，也是個出家人罷？妳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

她嘻皮笑臉。「我這是讓你體驗生活。」說話之間，她已經跑到了我身邊，然後一句不吭，就撲打著我身上的牛糞，但不料從山坡上濺起的牛糞都沾在褲子上，所以她的撲打就讓我很尷尬。她看了就說了，「還是個出家人呢，連個『男身、女身』的形象都放不下。」

我聽了，忽然覺得她也是個修行人，竟然就和顏麗色地回問了起來：「妳就住在這裏嗎？」

「是啊。」她轉身就走，「奶茶馬上就好，過來喝一杯罷？」

我不置可否，卻也就跟著她，走了回去。我不能說我沒有一點猶豫，但好像猶豫抗拒不了期盼而期盼又不顧上猶豫。她倒是頭也不回，好像認定我不可能拒絕一杯熱騰騰的奶茶，卻不再說話了，在溪水裏把手上的牛糞清洗乾淨，然後回轉過頭去擠牛奶。我找了塊石塊坐下，只見她把牛奶倒入大木桶，用木棍帶動牛奶，上上下下地搗動，不知過了多久，我看牛奶中的水、油、渣分離了開來，再然後她就把小石屋旁的爐火燒旺，將搗出的酥油擺在茶壺裏，開始熬製酥油茶。

這時，天已經大亮了。我在石塊上坐得久了，老是覺得寒氣逼人，於是就向爐火移近了一些，卻只見她又揹起大木桶到溪邊揹水，然後到羊圈裏搗弄著乾草。我只管挨著爐火，為了遮掩尷尬，就

去想牛糞所製成的牛糞餅究竟如何就成了寒冷高原最重要的燒茶、燉肉、取暖的燃料。當我還在納悶自己的行逕時，竟然不知這幢外觀奇特的水磨房於日後卻變成了我的棲身處所，而且這幢外牆上除了石岩就是焦石的水磨房就這樣霸道地模糊了一個出家人與在家人的分野，讓我的生活永遠走不出一個分辨不了「出家、在家」的尷尬，所以我就將這幢水磨房稱為「無為屋」，也就是「無所為而為」的場所，但她卻調侃這是一幢我們出入「無何有之鄉」的屋子。

不管是甚麼屋，也暫時不管「無何有之鄉」究竟是甚麼意思，我後來的寫作都是在這幢石屋裏進行，卻是一樁不爭的事實，而且除了跟她到附近的雜貨店外，我後來幾乎都沒有離開過這間石屋。這個小圈圈的生活當然不是我以前的生活，但究竟是否為「無何有之鄉」，我也說不清楚。

我不能說這幢分不清「石岩、焦石」的水磨房是造成我混淆「出家、在家」的根源，但就在我從石塊上遠遠地打量這位忙裏忙外的女人時，我好似覺察我的生活已被無始劫來的業緣逼得轉向了。這時她回轉過來，給我倒了酥油茶，還給我拿來了糌粑。我等著她說些甚麼，但不料她不再吭氣了，只是安靜地喝著酥油茶，吃著糌粑。我看她不說話，就偷偷地打量起她來了。

五

她不美。這一點我絕對確定。就算對我這麼一位從小在祖普寺出家的小沙彌而言，我可以肯定她絕對不是我們西藏人眼中的美女。我不敢說我有審美的藝術眼光，但是起碼在一些與我年紀相同的同修眼裏，我評論那些來寺內參訪的女眾一點也不會比他人遜色。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同修們也不經常對參訪的女眾品頭論足，不過有時候我覺得高原上的男人都相當含蓄。這麼說好了，我們對女人的感覺都是從觀想菩薩像所得到的靈感，雖然我們都知道菩薩現女身相只不過是個方便法門，而在菩薩眼裏，眾生是沒有男身或女身的分別形象的。

不論如何，我因為值勤的需要，每天早上頌經、辯經以後，就必須去打理一些信眾參訪寺廟的事宜，並按部就班地與其他同修輪替，在寺廟的各個角落清掃著前一日信眾所遺留下來的棄物。幸好信眾都很自覺，我每天也可以趁著這個時候想一些長老們所交代下來的功課。這樣的值勤的日子一直都是靜悄悄地開展著，不知不覺中就迎來了那場風暴。

從值勤的長老們經常指派我在祖普寺大廳前的遮陽門簾下指引信眾，我就能感知長老們對我的喜愛。寺院裏多的是一些脣紅齒白或凌氣逼人的同修們，但是長老們卻寧願指派一個木訥羞赧的我，在第一線上接觸信眾，尤其女信眾有了困難或疑問，同修們都把我推上前去幫助她們。我說不清他們是否有別的企圖，但我總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我個人自豪的地方。

當然羣眾裏也有一些糾纏不清的女信眾。有一次就在我驅身幫助一位受不了陽光斥虐的女信徒移到陰涼的地方時，她的同伴卻偷偷地觸摸我的臀部。我感覺了那個觸摸，當場就抓起了她的手，也顧不上這個快要昏厥的女信徒跌倒在地，拉高了聲調就罵了起來。我的嗓門肯定是驚人的，因為鄰近的長老們立刻就排開了圍觀的信眾，擠在我們之間排解紛爭。當然事後長老們詳細詢問了經過，但也不改初衷，仍舊讓我擔當著第一線的接引工作。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早在大昭寺的暴動發生之前的一個月，我每天都會在同一個時間看到她。她很安靜，總是跟著隊伍，不管我是否走到她跟前，她都不曾引起我的注意，就像其他的信眾一般，只知讓脣間擠出喃喃的念咒聲。

起先我不是很在意她，畢竟這樣的女信徒很多，但是我總是感覺有雙眼睛有意無意地盯著我，雖然我不是很喜歡這種類似偷窺的感覺，不過能讓參訪的女信徒偷看我也是很值得欣慰的事情；當然我這個小沙彌竟然有這種想法，也可說是離經叛道了，但是我那個從無始劫來就一直跟著我的劣根性畢竟比我這一世的修行還要根深蒂固一點，不論怎麼說，我就是從這個經驗發現我可能還有些魅力，或者說，我這一世可能還是躲不過冤親債主的索討，所以輕易地就原諒自己的行逕了。

就在我叱罵那位觸摸我的臀部的女信徒之後的幾天，我才確定是她的眼睛一直跟著我轉。這個發現讓我有些尷尬。原先我以為我不是很在意她，但她天天在同一個時間出現，讓我不知從甚麼開始就有了期盼。我說不清這是個甚麼心態，但是我警覺這不是巧合，而是她刻意的。

這件事讓我的平靜生活增多了一些趣味。雖然我們從未交談，但是這樣子被人刻意地盯上了，我就覺得可能不是這一世的業緣。就這樣又過了好幾個禮拜，她還是每天排著隊，跟著大家魚貫進入寺廟，也沒有甚麼特別的舉動。我就想大概是我多慮了吧。

從寺廟大門的遮陽門簾到大廳，雖然只有幾十公尺，但這段距離卻是排隊的信眾們最按捺不住躁動的時候。或許這是因為信眾才剛抖落陽光，乍入寺內，一時不能適應寺內的昏暗罷。寺內的油燈不是很密集，而根據我輸導信眾們的經驗，我在這段由敞亮的寺外進入昏暗的寺內當口，會特別注意隊伍裏的動靜，因為這時經常會有人昏厥，但或許我只是更加注意是否有人插隊，甚至是否有人偷竊罷。不論是何種原因，我的防備讓我緊張了起來，而我的猜忌卻讓我縮短了我與隊伍之間的距離。

就在我與隊伍嗦嗦地接觸的某一天，我發現她的身影總是跟在我身後，而且還刻意保持了一段距離；有時隊伍前面的信眾在承上供品的時候，有了耽擱，後面的信眾就會推搡起來，驅使著我趕緊前去排解，而我走到前面比較擠一點的地方，她也跟了過來，但並沒有停下腳步，而是走過我面前，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視線範圍裏。

幾次過後，我就覺得這不應該是我多慮了。就這樣，她總是若即若離，在我不注意她的時候，她會用各種方法來提醒我不要忽視「她的存在」。但當我注意到她的存在時，她又立即用她的行動來告訴我，說到底，她還是「不存在」的。

縱使了解了她的詭計，我還是覺得不能老是讓她得逞，得想個方法讓她知道我並不是不清楚，但想歸想，我也沒輒。就這樣不知又過了多久，某天我真的忍不住了，於是就在我驅前排解眾人時，我停了下來，轉過頭問她。「妳為甚麼總是跟着我呢？」

她猝不及防，「啊？」

我有些得意，「對啊！」

她語言不清，「我……我也想到前面去啊！」

我趁勢追擊，「妳到前面做甚麼？」

她胡攪蠻纏，「你管我做甚麼。」

我愣了一下，「我當然得管，我要確定妳跟大家一樣都排著隊。」

她瞠起圓目，「為甚麼？」

我抓了抓頭，「我在這裏維持秩序，妳說我應不應該管？」

她提高聲調，「喔，你管隊伍秩序，怎麼管到隊伍外面來了？」

我又抓抓頭，「我不管隊伍外面的人。」

她不再說話，只是靜靜地從我旁邊走過，走到我的身前，她轉過頭輕輕地說：「我這是在隊伍裏面，還是在隊伍外面？」

我不願認輸，「那好，那妳就不要再插隊回去。」她再不回頭，轉了個身，就出了寺門。

當她走出寺門的那一霎那，我覺得好丟臉，沒想到真的是自己想多了。我顧不上前面的紛爭，趕緊轉身追出寺外，卻發現她已不見蹤影了。

我悵然若失，回頭去排解紛爭，等到一切就緒以後，我再蹚著走回寺外去，卻發現她又回到了隊伍裏面，只不過躲在隊伍的最尾端。「嗯……妳這不又回到隊伍裏了嗎？」

「喔，這不對嗎？」

「嗯？沒甚麼不對。妳只要排隊就可以了。」

「呵……我沒有排隊嗎？」

「嘿嘿，現在排著隊，等會兒就不知道了。」

「等會？你是說，我排了隊就不能脫隊……」

「不是不是，妳只要排著隊就行。」我說得很小聲，因為真的覺得好丟人。「那好罷，那……我去忙了！」

「嗯，忙去罷。」等到我蹚過去，再蹚回來，卻發現她已經不在隊伍裏了。

隔天在同一個時間，我又在隊伍裏看到她的身影，當她直逼著眼看著我時，我禮貌地點點頭，然後做著平常該做的事，而她總是一言不發地跟著隊伍緩緩往前移。

這時候我突然又有個疑問，為甚麼她總是在這個時候來參拜菩薩呢？這個問題是不是要去問問她呢？接下來，我腦子裏又想了一大堆的問題。唉……辯經的老毛病又犯了。

到了我前去排解信眾的時候，她還是靜靜地走在我的後面，這時我突然又有一股衝動想要知道為甚麼，於是又停下來轉頭等她，只是這次我不再說話了。

她走到跟前，篤定地問：「怎麼？隊伍外面的事，你還是要管？」

「啊？嘿……」我幾乎不知道怎麼回答。

她接着說：「我已經知道你只管隊伍裏的事，只是不清楚為何你還會管我脫隊的事？」

我沒話可說了：「我不管妳脫隊。我只是不明白，妳既然脫了隊，為何又重新排隊？」

「喔……原來是不明白我脫隊又重新排隊的原因？」

「不好意思，讓妳誤會了。」

「沒有啦，我只是覺得你是個修行人，應該不會不明白『輪迴』的道理。」

我尷尬地笑了笑，接着說：「『輪迴』嗎？我當然知道啦，妳這是現身說法嗎？」

「現身說法？」她也笑了，笑得好燦爛。「我像是個說法的人嗎？」

「法無定法，說亦無常說。」

「嗯嗯……是有這樣的說法啊。」就在這幾句簡單的對話裏，她又轉身出了寺門。

就這樣，漸漸地，我們幾乎每天都在祖普寺前的隊伍見面，當然一個在隊伍裏一個在隊伍外。只不過，自從我們談過話以後，我發覺我有這個隊伍「裏外」的想法，只是因為這個隊伍是個「既定事實」，因我承擔維持隊伍的秩序而產生的觀念，卻不一定真的有「裏外」之分。當然我不忘將這個事件報告長老們，長老們卻因為太忙，而只說著，「嗯嗯，忙去罷。」

「嗯嗯，忙去罷。」這個問題就算擱下了，而她總是在我前去排解信眾糾紛時脫隊。當然信眾很規矩，發生糾紛的時候也不常見，於是我們大多時候也只是在隊伍前面，彼此裏外對望。

原來我們的應對也就止於此了，但不料發生了大昭寺前的暴動。我一直等到住進了石屋以後，她才跟我說，有好幾天在寺前見不到我，以為我被分派別的工作了。這種現象在祖普寺經常發生，但接連幾天都不見我，她就去打聽，這才知道我到拉薩去了。我不相信，因為從後來的指控，我知道她是書記派來監視我的。但她堅不承認，只說她認識其他的同修，但不認識書記，她也沒有接受任何人的指派，否則她不會在我被驅逐出廟以後還跟著我。我半信半疑，但對她的說法卻也找不到漏洞。

六

她對我真是很好的。我不知她在這幢小石屋等了多久，但我知道她一直在等我。或許她不是在等我，而只是安靜地等著業緣的現形罷。不管怎樣，她又給我倒了酥油茶，還給我拿來更多的糌粑，然後我們就有一句沒一句地聊了起來。

跟她聊天的感覺挺不錯，從南到北都可以聊，而且沒有「辯經」的壓力。當然我是個出家人，跟在家人聊天，總得有個章法，畢竟我這幾年在祖普寺，不是白待的。但我說不清這究竟是哪裏出了差錯，我們聊了一整天，最後我卻住了下來。我想我不能歸咎於我被祖普寺驅逐出廟，我也不能歸咎於祖普寺後山的荒蕪，我更不能歸咎於我禁受不住酥油茶與糌粑的誘惑。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她似乎胸有成竹，知道我的顧忌，也知道我的動搖，卻又不刻意去引導，頂多在關鍵處開個小玩笑，然後打住，但最後卻在一路的聊天裏，讓我留了下來。

不論日後我跟其他的同修如何解釋，我都說不清當初的動機，或只是隨順因緣。我或許想，住哪兒不是住呢。拜佛念經，哪兒不能拜、哪兒不能念呢。再說了，與其忙著去找牛糞取暖、忙著去找食物裹腹，那還不如找個固定的地方，先將身體安定下來再說，當然囉，只要我不犯戒，菩薩總是會眷顧我的。這個想法日後被同修們引述起來，總是成了眾人的笑柄。

不論如何，這麼一個起心動念就造就了我這十幾年的生活，起碼在她生前，我都不再猶豫過。我說不清她的態度。或是那種「無所謂」我的去留的態度，但又好像只是挑釁我對「出家」的了解。她說了，每天拜佛念經就是出家，那出家也忒簡單了。如果我弄不清「出家」背後的「在家」意義，那麼「出家」也就只是個形式上的「出家」，跟「出家」的實質意義其實是無關的。這說得挺好。她說話的時候，總是讓我多吃點，更讓我覺得我這一陣子好像受了很多不必要的委屈。

我當時並不覺得這是甚麼甜言蜜語，嗯……或許因為我有所期待，所以不能把這種說法當成了甜言蜜語；但是當她說到我太執著於「男身女身」的區別，我就覺得她嘲弄我不能把持住自己。我也明白這裏存在著陷阱，卻只聽到自己辯解著，「修行多年，我的眼裏早就沒有男身女身的分別了。」

她笑了笑，就逕自忙去了，好像認準了我不會再去流浪了。事實也不容我抵賴，我就這樣留了下來。她不是個很善於言詞的人，但好像總能想好一連串不必用言詞來表達的心理運作，而往往事情也就照著這樣一路演練下去。

我那時不知密教有「神戲」這一回事，當然我也不能探悉她是否通靈，甚至不知她以這麼一路鋪置的牛糞餅將我引到了水磨房前，是不是也是神靈的顯現；後來我才發覺，她研讀《易經》多年，通曉卜卦，能夠以獨特的方式解讀卦象，雖然如此，但我始終不能了解究竟是「神戲」指引了卦象，還是卦象指引了「神戲」，卻懷疑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神奇的聯繫。

一直到她相邀我到門口、而後排闥而入的時候，我才猛然記起第一次見到她到現在，應該有好幾年了罷。剛開始，我把她當作書記的密探，到現在我們住在一起，形同夫妻，而且朝夕相處，幾乎沒有一天分開，再怎麼說，我都說不清這裏所糾纏出來的業緣牽扯。

夕陽如血，她進了門之後，就點燃了酥油燈。我卻感覺軟乎乎的酥油就這樣給浪費掉了，未免太可惜了。「滅了燈罷！天還大亮著，何必浪費呢？」

「別擔心，酥油多著呢。」她在酥油燈搖曳裏說著，我卻就著酥油燈的微光，發現石屋裏雖然空無一物，但是她帶來了不少東西，不止有一張足以裹得下兩個人的羊毛毯，還有一只猛鼓、猛鼓的小布袋，裏面塞滿了牛肉乾、熬茶用的小鐵鍋、烤火用的火爐、酥油燈，還有一串檀香木佛珠、一對杵鈴、一包粗鹽、幾只木碗，以及揉糌粑用的皮口袋。

我有些驚訝那麼一只小布袋竟然裝了這許多東西，卻不料她又捧出幾塊用捲心菜包起的酥油。我這下子可樂了，望著黃澄澄的酥油，不自覺地就「咕嚕！咕！嚕！」地嚥起口水來了。她不說話，拿起木碗裝起酥油，又裝起粗鹽，「明晨，天一見光，你就有得吃的。」

我有些尷尬自己在她眼裏已經成了一隻餵不飽的餓狼，這時又見她拿著一塊不知從何處撿來的彩石，晶亮剔瑩，透明的表面在酥油燈的微弱火光下竟然瑩光爍爍地呈現血絲般的圖案與符咒；這麼一塊水晶讓我愈看愈是驚奇，就盯著它，順著時針方向，將她手上的彩石轉了一圈，猶若我在修行時轉山轉水轉佛塔一般地虔敬，而逐漸讓轉彩石的虔敬轉進了一個不能或知的「無何有之鄉」。

她得意了起來，好似很滿意我終究還是得繞著她轉，或只是覺得我再怎麼折騰，仍舊轉不出她的手掌心。這麼轉了幾圈以後，她就將水晶擺在水磨房的正中央，逕自轉身將羊毛毯攤在石屋一角。我看著彩石光耀奪目，流轉得圖案也改變了花樣，像極了藏文的「六字大明咒」在瑪尼轉裏的轉動，不免心花怒放起來，但流轉的眼神飄到羊毛毯時，我的心底卻「喀噔！」地一聲，也不知是擔心還是期待，我心想羊毛毯是夠大的，足以裹得下倆個人，但我到底是個出家人呀。

想到了這裏，我不再轉了，光耀奪目的水晶忽然也失去了光彩。她看我停止了轉動，也不多說甚麼，像變魔術一樣地，將小布袋的內層翻了出來，整個扯平，竟然又是一張羊毛毯，雖然小了些，但裏一個人卻綽綽有餘。我又心花怒放起來，朝著她盡是傻笑。她見了，就指著地上的羊毛毯說了，「喏。你裏大的睡，我裏小的睡。」平淡的聲音讓我聽不出她是生氣還是失望。

等天整個黑了，她就吹熄了酥油燈。夜色黑得出奇。夜空綴滿星星。星星在高寒的夜空裏閃鑠著，卻也照耀不到山谷的黑闃。山谷滾動著雷響，而低喃不已的蒼穹似乎鼓動著我的生機，於是我的身體在羊毛毯的包裹裏，輕飄飄地溫暖起來。我長長地吁了口氣，伸直腰，將羊毛毯踢了踢，正準備睡覺，她卻抱着她的羊毛毯，一聲歡叫就鑽進了我的羊毛毯。

我一駭。「妳這是幹嘛？」

她一愣，「你裏大的睡，我裏小的，在大的裏面睡。這有甚麼不對嗎？」

我不能了解，「那哪成？」

她不願多說。「怎麼就不成了？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我掙扎出羊毛毯，「那我裏小的罷？」

她一愕，「你不怕冷嗎？」

我不再多說甚麼，跟她換了羊毛毯，就裹得緊緊地，蜷縮在小石屋一角，等著進入「夢鄉」，眼角卻不時關注著她的動靜，說不清是期盼還是擔心。

七

我沒想到，留在小石屋的第一夜，我就受到了考驗。我想我不能怪這幢小石屋的簡陋，但外面的風實在太強了，「噓噓！噓！噓！」透過石縫冒著涼氣，咻咻的響動，颳了一整夜，吵得人睡不着

覺。儘管肚子填飽了，可是這條裹著身子的羊毛毯實在太過單薄，冰凉冰凉地，不止寒氣襲人，而且輾轉反側了好一陣子也暖和不過來。

我睡不着，就想了，火爐擺在外面，屋內卻擺著成堆的牛糞餅。這兩樁事分開來想，都不會有問題，但擺在一起想，我就覺得有哪邊說不過去。雖說這裏比祖普寺的後山要強得多了，但要我躺在冰窖似的石屋子裏，看著火爐與牛糞餅各自分離，簡直就是活受罪。呀，不行，得想個法子讓屋子裏暖和起來，於是我摸索著起身，想將火爐移進屋內。她聽見了響聲就問了，「你這又要幹嘛去了？」

我一愣，「我冷。想到外面將火爐移進來。」

她一愣，「移火爐？火爐移進來，你就不冷了嗎？」

我一愣。「火爐移進來，不就可以點牛糞餅嗎？」

她一笑，「你放著可以取暖的事物在屋內，卻想到屋外去移火爐？」

我想想也是，這麼一幢石屋，四處都可以當火爐，何必還得到屋外去移置火爐呢？於是我就在屋內摸索著找牛糞餅。牛糞餅倒是有的是，我輕易就找著了幾塊，於是又窸窸窣窣地找著點火石，她聽著又問了，「你幹嘛了這是？」

我有些生氣了，「找點火石呀！妳不管燒火，我自己還不會燒啊！」

她嘻嘻地笑著，「點火石不知擺哪去了，黑燈瞎火地，一時也找不着了。」

「妳這豈不是故意為難我嗎？」我沒好氣地說，「那妳還說甚麼我放著可以取暖的事物在屋內呢！」她又嘻嘻地笑著，但不說話，我繼續說了，「妳平常就這樣在冰冷的溫度裏睡覺嗎？」

她邪裏邪氣地說，「這有甚麼，最冷的時候，還會到零下四十多度呢。」

我懵了，聽著外面的溪水潺潺，卻在心裏描繪出來一幅冰天雪地的模樣。雪域的氣候着實令人不寒而慄。我沒輒了，回去裹著小羊毛毯躺著，但愈躺愈冷。這時，她忽然起身了，然後在屋角燃起火苗，接著順手就在火苗裏燒起了牛糞餅來。

火苗在牛糞餅上一下子就燒著了，而且愈燒愈旺，雖然逼人的寒氣還在，但是不一會兒工夫，小石屋就漸漸暖和了起來，昏暗的石屋一下子也明亮了許多。我盯著她的臉龐看，有些分不清是牛糞燃燒的光亮，還是熊熊的爐火映在她的臉頰上，讓她呈現了酡紅色的誘惑。

火勢騰騰地熾旺了起來，呼呼的火燄竄出了血舌，貪婪地舔著我的炙熱皮肉。小石屋四周鳴叫不已，連大石壘壓小石壘都存在著生命，於是在腳邊、在頭上，火花就呼喚起我荒廢已久的情欲。

我渾身抖顫，在混亂的心頭上刻起懺悔的字句，在逐漸發熱的腦門裏呼喚護法神即時地下界來拯救我即將墮落的情欲，然後在不知所措的嘴裏喃喃地誦起壓抑心頭躁念的咒音；但是這一切的努力都沒用，心頭的懺悔字句在高原深邃的夜空裏找不到依附的勇氣，腦門的護法神在閃爍的明星愚弄下聽不到心扉的搖動，而咒音才一出脣就輕飄飄地被熱氣騰騰的牛糞蒸發著四散而去。

這可怎麼得了？咒語在火勢的熾旺裏也沒了效用。這可是從來未曾有的事情。我是個出家人。通常我一有煩惱就唸咒，白天唸，晚上也唸，一直唸到腦子塞滿的全都是一連串單一無意識的咒音；這時昏沉的頭腦就清晰起來，不止魂識守住了，晚上睡起來也香得連夢都沒有一個。

但是這次不管用了。我的腦子在無技可施之下忽然不知運轉，就這麼空了。我有些害怕，因為我知道腦子一空，魂識就要往外跑，魂識跑了，頭立刻就得昏昏沉沉；但是我又不敢去想些我不明白的事情，因為腦子塞滿了不明所以的東西，頭也是一樣地昏昏沉沉，那就要出事了。

她看著我努力壓抑的眼神，就裹著她的大羊毛毯，挨了過來，然後由外往內、由上而下地將我的小羊毛毯整個裹住，叫我掙脫不得。

我一駭。「妳這又是幹嘛？」

她一愣，「你這不是冷嗎？」

「剛才冷，現在不冷了。」

「現在不冷，等會兒還會冷。」

「冷了，妳不會添加牛糞餅嗎？」

「添加牛糞餅？你要我整夜守著，給你添加牛糞餅？」

「那不怎辦？」

「你怎不去守著，給我添加牛糞餅呢？」

我想想也是，就掙扎著起身。她卻將我壓住，「你這個人真是傻。」

「我們總要有一個人起來守著火罷。」這時的我完全忘了她長時間在這間小石屋生活，怎可能沒有辦法呢？後來她跟我說，只要有三塊牛糞餅，小石屋的空間就可以一直保持著舒適的溫度，直到天亮她起身燒酥油茶，那個溫度都不會減弱。可恨的是我當時並不知道溫度在水磨房的滯留效果。

「你守得了一夜，能夠經年累月地守著嗎？」她壓著我，不讓我起身。

我聽得出來她有別的辦法。「怎麼？妳有輒子？」

她嬉笑地問：「嗯，你是想特別、特別地暖和嗎？」

我聽不明白。「瞧妳這話問的？幹嘛？又想歪主意啦？」

「真沒良心！我讓你暖和了，不再冷了，能夠錯到哪兒去呢？」

這話說得有些道理，於是我放鬆了戒備，「那行，妳該做甚麼就做罷。」

「真的？」

「真的。」我話才剛說完，她快速地把我的小羊毛毯扯了開來，然後鑽進了我的懷裏。

我驚訝極了，不知道該怎麼反應，只能任由她緊緊地抱着我。慢慢地，她的手浮遊了出來，由我的胸前轉到後背，很溫柔地四處遊移着。我想把小羊毛毯置放於我們之間，起碼也隔開我們之間的直接碰觸，但是沒用，她早已將小毛毯移到了她的身後，我要挪移過來，只能將她抱得更緊。

原來她用的是「相濡以沫」這一招啊。或許在嚴酷的夜晚裏，各自用彼此的身體去吸熱取暖是最直截也最有效的方法罷。無論我們後來經受了甚麼，也無論我們在彼此的生命裏挹注了甚麼，我們

的心就是在這個「相濡以沫」裏，第一次有了回歸。這點我是毫不懷疑的，就算我始終懷疑她說這個不知出處的引言是來自天竺的梵音。這時我聽她喃喃地說了，「我冷，我還是冷。你就不能摟緊點兒我呀？」冰棍一樣的她用力地在我的後背一使勁，我們也就只能貼得更近了。

我們的身體貼緊了，但我那掙扎著透出羊毛毯的頭顱卻只知道躲避她的臉龐。她不多說甚麼，只將個小嘴在我的臉上四處啄著，我左閃右閃，身體就愈發抱得緊了，感覺好温暖。不知不覺中，我的手臂也環住了她的後背，只是我不敢像她一樣地撫摸着。

不知道這樣抱了多久，我們漸漸地鬆開了對方，彼此似乎有些尷尬，但是我們都還緊緊地裹著羊毛毯。微弱的火光中，我側著臉看到她的眼睛，發現她正緊盯著我看，只不過，我不敢正面看她，因為我知道，只要我回過頭來，她的小嘴一定會落在我的嘴唇上。

就這樣僵着，我終於開口：「我要睡覺了。」她不發一語，慢慢地騰出了一點空間。我趕緊趁這個機會翻身過去，「妳也翻轉過去，咱們後背貼著後背取暖。」

她不依，從後面伸過手來抱住我的前胸，說：「後背貼後背，還是會冷的。」

「不要。」我掙扎着：「我要睡了，我這樣子，給長老們知道，免不了一陣責罰。」

「只要你安分一點，你就不必擔心受長老們的責罰。」

我突然不知道該怎麼回答，要我安分一點？我不安分嗎？我是個出家人，從小在祖普寺出家，除了寺院裏的事務，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但是我還要怎麼安分呢？「不行，我守戒，這樣子做，我對不起寺院，而……」話還沒說完，她的嘴已經咬上了我的肩，而且抱得更緊。

這個嚼咬我是記得的，而且這個力道不會輸給上次在大昭寺轉經輪時她咬我的力道，只不過，那時我們站著，現在我們卻躺著。我一感到肩胛疼痛，就掙扎著回轉了頭，她卻一下子就咬住了我的嘴唇，「不要，不要。」可是我的話卻出不了嘴，因為她的嘴緊貼着我的嘴，不知不覺中，她的舌頭已經入侵到我的嘴裏面，用我未曾經歷過的技巧挑弄著我。

我不能不說我的定力其實是不堪折騰的。但這怨不得我。上次轉經輪的時候，我回轉頭，弄得整個轉經隊伍如潮水般擠成了一團。這次抱團取暖，我回轉頭，卻讓她封上了嘴。我說不清這是因為她有了上次的經驗，而採取了不同的策略，還是因為我相信出家人可以用信念對抗異性相吸的道理，但不管怎樣，這次我整個受制於她了。

我忍不住回應著她的吻，讓她的吻更加地狂野，却也十分地溫柔。我逐漸地迷失在她的吻裏。她的手撫摸着我的臉龐、脖子跟耳朵，細細柔柔地，像母親的手一般。這可是我從來都沒有的感覺。逐漸地，我發覺我的意志力崩潰了。我不得不承認，她用這種溫柔的撫摸來軟化我的意志是非常成功的。然後我意外地發現我的手搭在她的胸脯上。雖然只是隔著外衣，但我發現我的下身堅硬了起來。一股暖暖的熱流由小腹那邊漸漸地熱了起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想要。而且很想要。可是到底我想要甚麼，我也說不清楚，但卻非常害怕我將會因此而墮落下去。這個恐懼很有點力量，因為我想到了這裏，立即將手縮回。「不行，不行。我們不能這樣。」在我的意識還沒完全淪陷之前，我用盡所有的力氣把她一把推開。「不行，不行。我這樣會犯戒，我沒有臉面對其他人。」

她似乎很訝異我竟然還有辦法推開她，一言不發盯著我，讓我感受了一種懷疑、猜忌的態度。「你在別人的眼裏，早就已經犯戒了，不是嗎？」

我一時無言以對了，因為我剛剛所說的，的確不是害怕「犯戒」，而是害怕「沒有臉面對其他人」，而我也一向不遵守寺院的戒律，但是我怎麼能夠承認呢？也許是我沒有即時的反應與回答，她似乎確定了我就是這個意思，於是說著，「這裏除了你我，沒有別人。」

「不行，不行。菩薩看著我們。」

她不開心了。「行了，行了。你別磨蹭了。菩薩就在火光從牛糞餅燒起的介面上，沒有燃點，菩薩也生不起那個火苗，而沒有那個引路的牛糞餅，你也到不了這幢石屋。」說罷，她就壓上了我的身子。「還堅持些甚麼呢？你身子的反應早就把你給出賣了。」

我羞赧了起來。這一天有她陪伴說說笑笑，的確很開心，而且吃吃喝喝，更把我的身子給糊弄得舒適了，但因此而說我有任何不好的心思，我就不能同意了。畢竟我是個出家人，她又是一個曾經供養過我的在家人，暫且不提出家人應該有的戒律，但是在這個離開祖普寺不太遠的地方犯下淫戒，傳了回去，就算有一天寺裏叫我回廟，我還有臉回去面對同修嗎？

她看我逐漸放棄掙扎，就翻轉了下來，躺在我身旁，掩好毛毯，偎進了我的懷裏。「還是你們男的身上暖和，嘻嘻……」她說這話就好像甚麼事也不會發生似地，又好像我們本來就是一對情人，或這只是一對夫妻所應該有的正常碰觸，所以相處起來沒有任何忌諱。

我動都不敢動一下。她看我躺著不動，就撒嬌地使勁，往我懷裏、大腿中間拱著、貼著，而且還將頭枕著我的胳膊，讓臉龐依偎在脖頸處，於是那個略顯急促的喘氣就讓我整個心都癢了起來。只不過，她的身子上下全是冰凉冰凉的，摟著她，我不禁打了個寒顫。

她感覺了我的抖顫，就說了，「你冷得受不了嗎？要不要我再去添點牛糞餅？」

我感覺到她的誠摯，「不要，不要。省著點用罷。」

她感受到了我這種居家生活的話語，就將羊毛毯裹得更緊了一些。我感覺彼此的距離已經完全不存在了，就聽到自己的嘴裏冒出了挑逗的話，「那就把衣服全脫了罷，肉緊挨著肉，或許會暖和得更快一點兒，是罷？」我事後，總是責怪天氣，要不是天寒地凍，我能說這樣的話嗎？但是她不以為然，總說我是藉助了語言傳遞的功能，去穿越語言纏繞思想的羈絆。

「嗯，那好罷，你幫我脫……」她說這話的時候，聽不出來有任何歡愉或假惺惺的口吻，那個態度自然得好似我們原本就是一對相互熟稔彼此身體的夫妻，而沒有後來的「語言與思想」的洗濯。

我不能說，寒夜裏這是最好的安排，我也不能說，我在脫她的衣服時，沒有一點不好的想法。這點我沒有辦法掩飾，因為我的手發著抖。我心裏明白，我這個止不住的顫抖不是天氣的關係，而是一股不明所以的欲求，將我所承受的一切禮教與戒條全都塗抹殆盡了。

她的態度很誠摯，隨著肌膚一寸一寸地在我的眼前展開，她的身體也顫抖了起來，而且還輕微地呼喚著，「冤家，你這個冤家。」我說不清我們究竟是如何從無始劫一路糾纏過來，但我觸摸著她的肌膚，就覺得我對這具胴體並不陌生，而且好像還能感知我不知在哪個時空曾經藉著這具胴體修習一個不可言傳的密法。當然我說不清楚這個感覺，但其實我慢慢地逐件脫下她的衣服時，我在內心裏一直誦著「六字大明咒」，這點我沒有辦法向人證明，但我想菩薩可以見證。

過了好久，她終於全身赤裸了。然後她就開始幫我脫衣服。我的衣服很容易脫，不要一分鐘就整個脫除了。或許這是因為我有所期待，所以不自覺地就自己動手脫下了。

等到我袒胸露肚，她就壓上了我，更將兩腿並攏，夾在我的大腿之間、胳膊也頂在我的腋下，於是胸貼著胸，我們也就全方位地依偎著對方了，只不過，她的身子冰涼，沒有一塊肌膚有溫度，連柔軟的乳房也是冰涼冰涼的。或許她也只不過在尋找暖和的地方罷，而且為了暖和也就甚麼都顧不上了。看來天氣嚴寒仍是這個事件之所以發生的主因，而我也只不過是她順應自然的補充條件罷，當然她不同意這個說法，她說她所展現的是生命自然而直截的呈現。

話雖如此，但她畢竟是個女人，而且跟我的年紀相仿，彼此都少不更事，看到我被壓在身下，也不知怎辦，就說了，「你不會抱緊我嗎？」我有些尷尬，因為我管不住我自己的身子。

她光溜溜的身子雖然冰凉，但並攏的雙腿畢竟夾在我的大腿之間，那個誘惑力在緊貼的慰藉中自然而然就迸發了出來，我擔心一旦我撫摸她的後背，那就愈發不可收拾了，但是縱使如此，我還是阻止不住自己的身子一跳一跳地在她的兩腿之間抖動著。

她體會了我的猶豫，一聲輕挑吟笑之後，她就迅速地翻轉了下來，側偎在我胸前，然後說了，「你想摸摸我嗎？」我不敢亂動，但她的身軀側翻以後，我那個管不住的身子就整個暴露了出來。

「唉，還掩飾甚麼囉。菩薩從來沒有要你壓抑一個躁動的身軀。」

我不知說甚麼，只是重複著我自己的言語。「不行，不行。菩薩看著我們。」

「說你傻，你是真傻。咱們都已經這樣了……」說笑著，她牽著我的手按在她的冰涼卻柔軟的乳房上，臉當然就貼得更近了，但是我一碰觸她的乳房，就趕緊抽手，想要掙脫而去，她卻用她的腿鉤住了我，讓那個一跳一跳的身軀直截地靠在她的大腿之間，然後緊緊地抱著我，用盡全身力量貼緊了我。我有些不知所措了，那只手也就搭在她的乳房上，感覺她的肌膚細緻，乳房柔軟得像團加了水的糌粑，又像棉花一樣，連奶頭也是軟軟的，但是我感覺那塊連著奶頭周遭的肌膚有些腫脹的隆起，然後我就不明所以地使上了勁。

賸下來的事情其實在世俗人的眼裏是再也順理成章不過了。她的眼中流露出盈盈的水波。她的臉上變幻著各種豐富的表情。我是形容不來的。我只能一聲不響地摸著她的胸脯，任由貪欲像潛伏在皮膚內層的寄生物，由內往外蠕動著，叫我片刻不得安寧。

「饞了嗎？」她的下身不停扭動，卻將冰凉的嘴脣湊了過來，貼在耳邊，含混地詢問。

「我不知道，我要摸。我想要摸……」黑暗中，熊熊燃燒的情欲火焰很快就將寒意驅走，於是我們倆人靠著觸覺激起了彼此的體溫。

「摸罷，你想摸哪，就摸哪罷……」說罷，我卻讓緊接的暴起力道給嚇了一跳。我再也管不住自己的手了。我不斷揉壓她的乳房，她也不斷地叫著，「冤家。冤家……」摸著摸著，我更來勁了，好像摸進了亙古的欲望，更摸著了彼此藉以輪迴的柔軟入口。

「給……」她稍稍往上挺了挺胸脯，然後把我的臉龐按在她的雙乳中間，但沒忘記掖好毛毯。我那貪婪的嘴脣在那兩顆略有腫脹的奶頭上，左一口、右一口地來回吸啜了一番，還不時津津有味地嘬咬著。「喲，輕點輕點。這會痛的……」我聽了，就掙脫了壓著頭上的羊毛毯，探頭看著她，以為她生氣了，但她沒有，只輕輕地拍打著我的臉龐，「你這個傻子……」

我不及細說，就又鑽回羊毛毯裏，埋頭繼續嘬吸著。令我吃驚不已的是摸著還是軟軟的乳房，怎麼一嘬進嘴裏，奶頭就變硬了呢？

這時她全身都扭動了起來，我卻想起了一事，於是又掙扎著，將頭冒出羊毛毯外，「喂。我到現在還不知妳的名字呢……」

她正在興頭上，沒好氣地說，「說你傻，你還真傻呢……」

我一時沒弄明白，「這不是傻不傻的問題，我們都已經這樣子了，不能不正式認識一下……」

「生活在雪域的男女原本沒有名字……」她說著，手伸到了下面，握著我的堅挺。

我吃了一驚，「但我總得叫妳甚麼罷……」

她在我耳朵旁喘著氣，「我不是一樣不知你的名字，卻還能夠等到你。」

我輕聲地叫著，「好罷。就當妳因為穿過無始劫，所以不能具名……」

她的情緒高漲了起來，「在業風糾纏的黑暗裏，在四處盤桓的夢境裏，我還無身呢……」

我掙扎著起身，「我不舒服，妳別老是這麼搗鼓著……」此時業風大起，吹動著火光。

她又翻騰而上，將我壓在下面，將頭髮繚繞著我的面龐，讓惱人的情懷絲絲纏在眼底。這時，水磨房外面的月光鋪撒在幽微的牛糞輕煙裏，竟然有一股清香瀰漫在擾人的寒濕空氣裏；我從擺動的頭髮看上去，只見她的酡紅雙頰鑲嵌在在灰白的石壁裏，將小石屋左右搖擺得更白、更悽。

她害羞地問，「你真的就不要囉……」兩頰亮麗。

我聽不明白，「要啥……」卻只見她的擾人皺紋在鼻子兩邊歇息，一時對乍時燦放開來的笑容有些無奈地訴說著倦意。「我睏了……」

她鐙亮的眼睛突然兀自睜大，神情也變得怪異，秀麗的臉龐糾在一起，害臊地說，「我不相信你睡得著，說到底，你就是個傻子……」

「傻就傻唄……」我忽然感覺她又伸手握住了我的生命，將我抖出一片顫慄的期盼，同時驅趕了昏人的睡意；我不從，卻只能讓被壓著的生命四竄無路，急停忽轉，逃不出她交錯的玩弄裏，猶若氂牛為了避免鞭打，只得讓瘦削的牛身錯愕又悵惘地屙下糞便，填滿一路走來的埂路。

我有些昏眩了，感覺她鞭驅的是我剝落的心志，訝異的是瞠目的戒律；她滑溜地指引著萬劫的牽曳，搖晃著不確定的身軀，摸索在黑魆的業緣裏，更讓藏在生命根頭的躍動生機從兩旁烏漆的業緣中間滑溜而過，機靈地啼笑在業緣迴身之際。「你就是個傻子……」

我的氣血翻騰，弄不明白為何山豁裏的月兒會如此格外地明亮，更弄不明白圓圓緩緩往上升的月兒如何能在懸掛高空之際讓溪水泛出波光粼粼。是了是了，同是這樣一個月兒，在祖普寺只能是個清幽幽、白晃晃的懇切叮嚀，圈起不可逾越的戒條，結實地壓抑著人性躁動，但是在水磨房裏，月光如水水如天，四方清澈似嵐煙，萬籟靜寂不作聲，卻惹寒潮捲情緣。

我受不了了叫著，「我不幹了……」一翻而起，急急地將整個身子掙脫了羊毛毯，不料卻將她壓在上面的身軀摔落，整個跌入暈黃的牛糞火光裏。我站立著，更矗立著，站在烏黑的泥地上，看著她浮游在毛毯上的身影，一時不知該怎麼辦。她兩臂前伸，要我抱她，我卻定在黏黏糊糊的空氣裏，讓眼神不忌諱地散發著貪婪，將從小灌輸的戒律一抹擠壓成徒具條文的表述。

我的眼睛四處遊移，聳然入目的卻是一幅高舉雙臂的平躺身軀，讓沒有一絲腋毛的胸脯壓迫著胸底，而平坦下腹所浮泛起的稀疏毛髮卻又讓不知所措的眼神逐一觸摸著微隆的阜丘、修長的肢體。我就這樣僵住了。她忸怩、輕輕悠悠、又不著邊際地說著，「你就打算這樣子站一夜囉……」

「我……我……」

「我甚麼我，你傻呀……快過來呀……」

我不敢動，卻又壓抑不住自己的眼睛飄向她堅硬的乳頭。這時，一輪姣月掙脫了飄雲，照映著浮泛在清溪的豐美水草上。「我冷……」

她一躍而起，「就該讓你這樣凍一整夜……」說完，拉著我兀自矗立的身軀，將大、小羊毛毯團團將冰凍的身軀裹緊，「你冷，還這麼堅挺……」熟悉的撫弄讓我再度將手伸向她的胸脯，輕輕地揉弄著堅硬的乳頭、柔軟的乳房。這時，一陣濕潤的溪風對著我倆的臉龐吹過。

我感覺了她的心跳忽快忽慢，甚至有些喘不過氣來。「怎麼了，妳的身子不再冰涼了……」

「你喔，我渾身叫你摸著痠軟……」

我停了下來，「是嗎？那我就不摸了罷……」

她蜷起了雙腿，將我緊緊地箝在她的身上，不讓我下來，然後引著我的堅挺往她的濕潤而去。

我不明就理，也就這樣傻傻地讓她引著，鑽進了我投胎於世的「原鄉」。

鑽進去以後，我的力氣來了，她卻叫了起來，「唉唷……」

我嚇了一跳。「怎麼了，我不要弄了……」我停駐，生命兀自抖動不已。

她柔聲細氣地說，「衝破它……」

「不弄了。妳這不是疼嗎？」

她輕撫著我的臉頰。「挺得住，做罷，說了給你的……」

我仍舊矗立著，但不敢動。「給我甚麼？」

她笑了，清朗地透露了一副小女兒神情。「我讓你給寺院趕了出來，壞了你出家的身子，非常過意不去，就一直想把我的身子還給你，做個補償……」

我還是不明白。「怎麼補償？我要了妳的身子，祖普寺就能讓我回去了……」話還沒說完，她使勁將蜷起的雙腿連同手臂一壓，然後叫著，「唉唷，唉唷……」

我一驚，翻身而下，掀起毛毯，卻只見鮮紅血漬在小羊毛毯上，數滴。「唉唷，妳流血了。」

她溫柔地將小羊毛毯捲起，堆起了嘴角的微笑，「不打緊，現在我是你的女人了……」

我搖搖手，「喲，我不要女人，我還要回祖普寺……」

她生氣了，一把將我拉下，翻身壓住我，隨即嚙咬我的脖子跟肩膀，還舔著我的耳朵。我知道我不能示弱，於是就嚙咬了回去，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我也想將她的肩頭咬出一個齒痕，不再讓大昭寺轉經廊道的嚙咬經驗成為一個我無法回報的遺憾。

這樣的囓咬很激烈，連牛糞餅所綻放出來的火光都失色了，體溫在一波接著一波的衝擊裏逐漸升高，四處激迸的欲望撞擊在牛糞餅上，讓微弱的火花羞澀了起來。她叫著，「輕點輕點，你想咬死我嗎？」微光中，我有些得意。我這不就是想要留下一個齒痕嗎？但得意歸得意，我還是停了下來，側躺在她身邊，將頭埋在她的雙乳間，但是我不再囓咬她了，只是靜靜地聽着她「砰砰！砰！砰！」的心跳聲。

我聽了一陣，感覺剛剛那個急促的心跳已經平穩了下來，忽然記了起來，於是將頭顱掙出羊毛毯外，問了一聲，「疼嗎？聽妳剛剛叫得那麼淒厲……」

她輕撫著我的額頭。「撕裂的身子，怎麼不疼？」

我此時不知怎麼就感覺屋內的濕寒與屋外的潺潺原本是同一個緣由。「妳是因為要做我的女人才不惜撕裂自己的身子，還是因為身子已經撕裂了，只能做我的女人……」

她顧左右而言它了。「想念你，我有好多話，但說不出來……」

我有些不以為然了。「有話就說唄，我們在辯經裏，也是有甚麼就說甚麼。」

她無奈地蹙起眉頭。「你不懂，我心裏明白，但說不出來……」

我有些聽不下去了。「聽妳說的，四山風雨隨人說，有甚麼可顧忌的。」

她不再說話了。我瞧著她緊蹙眉頭，好像真的很無奈，又好像只是受不了甚麼傷心的事，於是又將頭重新埋在她的雙乳間。忽然我感覺這個濕寒的夜晚好像長得不似有盡頭，而這個潺流的清溪卻將彼此的身軀掛上了一個沉重的心錘。她的心跳又開始狂亂了起來，一激一凸地將兩個乳頭上下搗鼓出慌亂的跳動。忍不住地，我又含住了她的乳頭，然後吸着、輕咬着。毛毯外面立即就響起了她狂亂的呻吟聲。這個聲音與剛才的淒厲叫聲又不一樣，近乎哀號，「你這個傻子，你這個傻子……」

我將頭掙出毛毯，望著她，卻看到一雙炙熱的眼睛，裏面充滿了愛火。她究竟是誰呀？我努力望向深遠的過去。「我是個傻子。」她是這樣說的。我相信她說這話的時候，她的思緒是在一個清晰

的世界裏，但是我又相信她只能這樣說，因為她說這話的時候，語調空空洞洞，而且眼中全是迷茫。或許她根本就不認為我傻，而只是不這麼說，她沒有辦法找出我必須聽從她的理由，也沒有辦法說明這樣的表白只是因為她也沒有其它的方法來阻止我逃避業緣的行為。

「我就是個傻子。」她是這麼說的。我想確定一下我是否真正了解這句話的意義，卻因此觸動了我的好奇心，想去探尋她究竟知道些甚麼我不知道的，還是只是用這樣的話來說明我世代輾轉投胎的「原鄉」原本就是「無何有之鄉」，因其空無所有，所以可以容納一個「無何有之身」的出入，更因其甚麼都不能停佇，所以可以讓「無何有之身」從「無何有之鄉」脫拔而出。

我正想問她怎麼回事，她卻高聲叫了起來，「你傻啊……」響徹羣山。我嚇了一跳，趕緊摀住她的嘴巴，深怕別人聽到她的聲音，但她還是叫著。我著急了起來，於是用我的嘴堵住她的嘴，讓她發不出聲音來。她「嗯，嗯……」地在我的嘴裏盡是悶哼著，卻更加用力地抱住了我，一根舌頭在我的嘴裏四處狂捲，令我無端端地生起一個害怕她將我活生生地吞噬的念頭。

我的身體似乎已經被她溶化了。這個身體似乎也不再是我的了。我只記得牛糞餅裏的火光竄進了身體。身體撞向石屋的石壁上。整個石屋只聽到我們悶哼的「嗯嗯！嗯！嗯！」呻吟聲，以及我們身體的「呸啪！呸！啪！」撞擊聲；也不知究竟是我們的身體撞出了鮮明淒絕的記憶、還是記憶融入了寒濕的陰影，我終於發洩在她的身體裏了。

她慢慢地平息了下來，卻用雙手雙腳緊緊地纏住我，不讓我離開她的身體。她親吻著我的脖子跟肩膀，在我的耳邊輕輕地說著她有多麼喜歡我，還說自從在祖普寺前，不由自主地從參訪隊伍脫拔出來，那種感覺就一直跟著她。這跟她是否是書記的密探無關。書記的確找過人，想說服她跟蹤我，但她沒有答應，更沒有告發我。她只是因此而注意了我，然後將我在大昭寺廣場扔石塊的事情告訴了她的朋友而已。我不信，那麼我胸前的指痕是誰告的密？她狂叫著，「你個傻子，自己被套了出來，都不知道。」我不信，那麼妳送了幾件西服到祖普寺又是怎麼回事呢？她輕呼著，「你個傻子，我要

你還俗呀……」這個寒夜似乎一下子在她的解說裏就炙熱了起來。原來如此啊，我想着想着，就將她抱得更緊，也回吻著她的脖子，她的臉，她的脣。不久我發現，我在她的身體裏面又一點一點地茁壯了起來。她的吻變得狂野了，而我則將對長老們的最後一點愧疚整個丟進牛糞餅裏，讓火光蹦出奇妙的火花，而火花就一直鑽一直鑽，不得停也不願停，直鑽進那個深不可測的「無何有之鄉」。

八

半夜裏，我摸到她的臂膀還是給驚醒了。我不知這是因為我的生命裏貿然多出了一個女人還是我被自己在夢裏所唱誦的咒音給驚醒了。

驚醒的時候，我雙眼睜開，茫茫然不知夢裏夢外；我骨扭地坐起，皺著眉頭，在腦海中將佛陀的全身觀想出來。這當然不是我第一次這麼做，而是每當半夜驚醒就會有這樣的動作，只是驚醒以後我並無法探知為何會驚醒。不過這次有些不一樣，我無法一覺睡到天亮，心中實是懊惱她的出現。

我一驚醒就覺得堵心，令那個觀想顯得有些模糊黯淡，於是不想多在石屋裏停留，摸索著穿起僧袍，站了起來，卻發覺兩眼的高度與四四方方的窗子平行，然後我就發覺星星在寶藍蒼穹的籠罩下竟然可以這麼接近山巒，而不再有高遠與閃爍的景象。

山巒是看不見的，連輪廓也看不見。我只是這麼猜想，從低垂的星星將烏黑的山巒提了上來，因為閃爍的星星是這麼低落，這麼燦爛，就像在我的身邊，探手可及一般。再然後我就走出小門外，站在牛圈外圍的土坏上，向漫天星斗撒出一把細沙，呼喚著觀世音菩薩的名號。

我低低喃喃地誦了一會兒「六字大明咒」，朝著祖普寺的方向膜拜。這已經成了我上了祖普寺後山以後每天都藉以訴情的表現方式，不應該受到住處的變化而改變，更不應該因為她的乍然出現而改變。我感到安慰，因為不論我如何不知抗拒業緣的無端變化，我最後還是走出了小石屋，得以觀看

壓得低低的星星，但我又害怕閃爍不定的星星會突然掉入山谷裏，不止將千古帶來的光亮埋葬，更將黑暗一起吞噬。如此一來，賸下的將是甚麼呢？恐怕只有佛陀的智悲雙足踢出來的煙塵罷了。

想到了祖普寺，我就想立刻回到後山去。雖然後山下的祖普寺經常會傳來公開悔過與公然擁護的要求，弄得我不堪其煩，但畢竟石堆與泥土的氣息總是發出凝重的呼喚，而我也不會為這些官方的教唆所煽動，因為那種僵化的文字始終讓我覺得他們只是在呼喚「社會主義集體意識」的大道理。

我隱隱約約覺得祖普寺外面的世界喧擾得愈發不像話了，但這座沒有名字的後山卻靜謐得好像時空不存在似地。我一直都以為，我沒有法子走出這個沉寂，也沒有力氣與我所不熟悉的環境妥協，所以只好心甘情願地在後山的小石屋裏數著日子，但是因為我想繼續做我的小沙彌，我只好不去探索那些說不清楚的業緣究竟是如何安排了我。這樣的日子顯得有些渾噩，若說我只是個過客，我卻任來任去地細數著自己的日子，若說我是個常住，我又旁若無人地打發著自己的日子。

後山這個「無所為而為」的生活一旦處久了，我往祖普寺覓食的次數也就慢慢減少了。我好似認命地活在宗教與文化的邊緣，在嗚嗚的羅格鐺聲中無力也無須探索宗教的究竟意義。我無須與這些既成的理則與規範決裂，而長老們的哲理與佛法的傳示逐漸變得生疏起來，為了通過「格西」測驗的繁瑣名相鑽研也逐漸不實在起來。一切好像都不再有意義，連密勒日巴所推崇的修行實踐也變得可有可無。一切都靜止了。我求取佛法的殷切冷淡了，我汲汲營營地追尋甚深佛意的念頭也消寂了。在這一片消寂與沉默的靜漠裏，我有些說不上來自己是在「成住壞空」的哪一個階段，也不明瞭應該聚合的因緣為何老是不能夠聚合。

我想我有「遊乎天地之一氣」的想法就是在「成住壞空」也毀壞於「成住壞空的聚合」時產生的，但是在毀壞中，「成住壞空」又因為必須聚合，而蘊藏著那麼一點說不出來的生機，於是我又有了「乘虛以遊心」的想法。現在想來，一切似乎都是由現實的冷酷生發，但又因必須超越冷酷的現實而令我對合理的事物有了不合理的詮釋。我在這樣的自然景觀裏找不到我所熟悉的人文依據，但一旦

深究起來，我在自我認同的人文景觀裏卻又好似已然與自然法則契合，而就因為我與這個自然法則相契合，我才因為生活裏少了取暖的牛糞而「有患」了起來，於是不經心地就將「無所為而為」的生活給打亂了，不然我也不會因為昨夜的狂野而讓自己患得患失起來。

想到這裏，肚子卻不識相地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我不自主地蹲下壓著肚子，想把聲音止住，但卻懷念起她做的油酥茶。她往我碗裏放的油酥，可比祖普寺的油酥茶裏所漂浮的酥油要多了許多。這個念頭一起來，就再也禁不住了，而且油酥茶在幻想裏愈來愈香醇。

我想這是我在反省自己的舌頭不能擺脫味覺的誘惑時最具體的一樁遺憾罷。長老們經常說，在「六根、六塵、六識」所交織成的「十八界」幻境裏，「舌根、味境、味覺」的塵緣最容易根除。但看來這個最容易根除的「根、塵、識」卻在酥油茶的誘惑裏堅固了起來，於是其它的執著也就不用說更是樣樣都堅固得要命了。長老們都說這個「根、塵、識」的堅持就是「地性」的頑執。

就在我甩不掉那個酥油茶的誘惑時，小石屋旁的爐火已經燒了起來。原來她也醒了，摸著黑，在爐火裏燒起茶水來了。我看著她在三顆白石壘成的灶上架起了熬茶用的小鐵鍋，然後炊火，往石灶裏鏟進了乾牛糞，不知為甚麼，心裏忽然對她有了歉意；我壞了她的身子，卻想一走了之，再怎麼說都有些說不過去，雖然她說她只是拿她的身子補償我這個不再能待在祖普寺的身子。

我隱約覺得這個帳不能這麼算。出家的身子還未隱去，在家的情網卻已撒下，在家的情緣還未勾起，出家的因緣卻已遠去。我有些懊惱，但真要問我究竟懊惱甚麼，我又有些說不清。她對我這些掙扎當然不可能知道，只是緩慢地燒著牛糞，或許因為牛糞雖乾，鐵鍋卻還凍著，等到鐵鍋燒熱了，在鐵鍋裏凍了一夜的冰水卻將火燄給滴滅了，於是她就翻弄著牛糞餅，然後望著淡藍色的火舌出神。

我因為理不清自己為何懊惱，有點生氣，所以不想去理她，只是看著牛糞餅燃燒出來的火燄在羊皮風袋一鼓一癟的運作下，忽弱忽旺地燒著，一直等到呢喃的咒音「嗡嗡！嗡！嗡！」一個音催促一個音，我才因飄過來的酥油茶香味而往爐火移動了身子。

我這個身子在酥油茶的誘引下顫簌得有些不安，好像得了癆疾的患者巴盼窒寧的注入。這多少讓我有些羞慚，於是硬生生將移動的身子給定在牛欄旁，卻止不住身子不自覺地抖了起來。

我的身子抖了一會兒，嘴裏的咒音卻振奮了起來，所以就以壓服潺潺溪水的聲勢，自顧自地令咒音高亢起來。聲音一高亢，我卻立刻警覺不對，因為長老們曾經告誡我，咒音要儘量往胸腹裏去，最後才能將之醞釀於體內，藉以震動中脈。這個告誡不是很難辦到，咒音也不是就一定得佇停在口腔或喉嚨裏，但困難的是，我始終找不到中脈，所以咒音雖然已經低沉得可以震動腹腔，但老是因為我找不到中脈就糊裏糊塗地讓咒音在腹部裏消散。這麼弄久了，肚子會微微地有著熱氣，但是我卻知道不能因此就假定我已經找到了中脈。這個糊塗說到底，我想就是為何她說「我就是個傻子」的原因。

想到這裏，我有些賭氣了，但是這麼一警覺，咒音又低沉了下來，那種嗚嗚的震盪令我的肚子一跳一跳地，於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咒音也就連綿得嚴嚴實實了，而且連綿得有意念也不得不消散了。「我就是個傻子。」她是這樣說的。這個意念似乎是她在一種無意識狀態下所說的，但卻不是咒音；咒音本身沒有導致心頭波動的特別涵義，尤其字音更是一些毫無意義的字形連結，好像只是藉著字形記錄下聲音，而不是要賦予字形任何聲音的意義，所以這麼一連串的文字就常令人摸不著頭緒。但是她的這個似咒音卻又不是咒音的「我就是個傻子」所櫬托出來的字形卻散發著強烈的意念。

我明白我盡心地說這些，就是想證明她以為「我就是傻子」其實才是真傻。不管怎樣，她燒好了茶水，看我堅持不過去，就端了茶碗過來，然後刮了一大匙酥油放在我的碗裏。我看見茶碗上漂浮著這麼一大坨酥油就對她笑了。我知道她肯定是對我好的，否則不會把這麼大的酥油擺在我的碗裏。再說了，我在祖普寺，從來也不曾在半夜裏喝酥油茶。

她看我笑著喝茶，又回到火爐旁，盯著淡藍色的火舌出神。我有些過意不去，輕輕地走過去，攬著她的肩頭說，「怎麼就起來呢，不多睡一會兒？」

她括了一下我的鼻頭，「我估計你折騰了一夜，這會兒怕是餓了。」

我想起了昨夜的狂野，「妳還痛嗎？」

她順勢依偎在我胸前，「不痛了，就是有些黏答，想去溪水裏洗一下。」

我嚇了一跳，「這可使不得，溪水冰涼，要凍壞身子的。」

她羞了一臉，「知道知道，我等天亮了，再去清洗。」

我聽著又來勁了，就著爐火，又伸手進了她的衣裳。她輕聲說著，「輕點，還痛著呢。」

我又聽不明白了，「妳不是說不痛了嗎？」

她順著我的撫摸，直起了腰桿，「怎麼？你是裝傻，還是真傻？」

我總算聽明白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大家都說我傻，久了久了，我也就覺得自己傻……」

她噗嗤笑了起來，「瞧你說的，出家人還能隨便就聽別人的話嗎？」

我看她笑了，也開心了起來，「我只是覺得我必須順著大家的意思，正如別人以為的那樣。」

她止住我的撫摸，皺起眉頭，「能說這話，就說明了你並不傻。」

我感覺她的乳頭又硬了起來，「不說這個了，怎麼這麼硬，妳又痛了嗎？」

她輕輕幽幽在我耳邊吐著氣，「絲絲痛楚在身上遊走……彷彿蛇行……又彷彿迤邐……」

我感到耳邊癢癢地吹起春風，「迤邐歲月似蛇行，強自入土無蹤影。」

她似乎有些失望了，「你這個冤家。我就知道你終究會將我忘記，不過沒有關係，甚麼都沒有的時候，回憶也就完整了……」

我感到了一陣歉意，「我不會忘記妳，我將永遠記得水草，想著丘阜，讓記憶永遠如初。」

她似乎也有了安慰，「那就不要再說甚麼『強自入土無蹤影』的話了。」

我有了輕微的感歎，「不是不是，是十七世噶瑪巴的傳承讓我覺得『迤邐歲月似蛇行』呀。」

她感受了我的迷惘，「我都聽說了，祖普寺這一陣鬧得可凶了。」

我輕揉著她的乳頭，「不說祖普寺了，這兒風大，還是回屋裏再睡會兒罷，看妳這兒硬的。」

她欣慰地笑花了臉，「你這會兒倒是知道體貼人了。」

我扶著她站了起來，「我知道我是熬不過命的，既然躲不過，那就只能順著過了。」

她將我的手抽出來，「就著這只不老實的手，你找塊還沒燒紅的牛糞餅，引到屋裏去罷。」

我聽著就從火爐裏取出一塊還沒燒紅的牛糞餅，迤邐走向水磨房，好似害怕火種忽然就會熄滅一般。她也將手裏的茶碗放了下來，雙手護住在風裏搖曳的火種，一步一趨地走向一個彷彿沒有盡頭的地方。我忽然想到了，「妳不將火爐裏的餘火給滅了嗎？」

她倚著門扉，「你只要當心手裏的火種就行。就算有火爐，餘火也抵擋不住外面的寒濕。」

火種很快地就將屋內的牛糞餅又重新點燃了，我們於是又窸窸窣窣地摸向彼此的生命，但自從昨夜我們有了第一次纏綿，以後的接觸就變得不再困難了。我想生命大概就是這樣的。既然以前曾經經歷，以後不過就是一遍遍的重複，沒有想過要變換任何花樣或形式，但我卻也樂此不疲。或許生命就是如此罷。散散亂亂，片片段段，好似沒有甚麼焦點，也沒有甚麼張力，但加在一起就是人生。

九

我說不清我那個「無所為而為」的心態是否在一切新鮮事物回復了正常以後，又悄悄地降臨在小石屋裏，但從此我所居住的小石屋裏，隨時都有著一碗新鮮的酥油茶，還有一碗新磨成的糌粑。我每次唸完咒語進屋時，聞到這些食物的清香，胸膛中總是想爆發出感激的情懷。她總是沉默著，雙拳支托腮邊，眼睛斜乜著，瞧著我喝酥油茶、吃糌粑。

山中的歲月原本不足道，個人的生命原本不可見，但我留在小石屋沒過幾天，她就不知從哪裏搬來一張桌子；再過幾天，她又搬來一個小櫃子，櫃子上還放只香爐。我看著香爐就覺得她雖然搬來這許多東西令石屋小了許多，但還是值得褒揚的。然後她在香爐裏插著一把散發著麝香與其它混合著

香味的香柱，從此小石屋就不再像以前一般充滿牛糞味了。又過了不知多久，她在桌上擺上了佛龕，裏面放著幾尊小巧青銅菩薩，而佛龕前擺著十幾隻盛滿清水的木碗，碗裏總是漂浮著山中的野花瓣。幾天又過了，她在供龕邊擺上了一疊用黃緞包好的《易經》，還替我找來一張泰耶噶瑪巴與夏瑪巴的合照。我喜出望外，捧著她的臉龐啃了一會兒，她羞赧了起來，一聲不響地把照片擺在菩薩像旁邊，與《易經》交織成一片空曠的靜謐，高遠而神祕。

我這時已經沒有離開小石屋的意願了，但是隨著時日的推展，我總是不願與她太過親近。我們經常隔著爐火，共茗手裏的酥油茶，但我總是覺得將來無法面對祖普寺的長老們，我也害怕將來不能跟同修們解釋我托跡往人寰的真正動機，因此總是覺得自己已經老逝於人世間的煙波裏了。

她大概知曉我的難處，總是讓我獨處，自己倚在那個有著窗簾的窗口，一言不發看著牛糞餅所鋪成的埂路。我始終不明瞭她佔據窗口的用意何在。窗子面對的只有她每天一早就鋪成的埂路，當然還有閃爍其間的牛糞餅；這中間沒有詩情話意，沒有繽紛嘈雜，有的只是說不盡道不明的「為無為，事無事」的平淡視野。她卻樂此不疲，一靠就是一整個上午，除了起身翻動火爐裏的牛糞外，她幾乎動也不動一下，有時還會掐著指頭，低喃些「無何有之鄉」的感悟，讓我覺得她也老於世故了。

這些「無何有之鄉」的低吟都是當我無所事事地從窗外閃進了她的窗子、成為她視線裏唯一的活動目標時說的。她總是在我出現於窗口的剎那，表露出她既嬌嗔又親切的滿足；有時我會趁機湊了上去，在不到喝茶的時候涎著口水討酥油茶喝。這時她總是斜斜地瞅著我，在肯定了我的欲望超過我的撒賴時，她就歡欣起身，往鐵鍋裏的熱茶走去。我每次看到她終究熬不過我，而將身影投射在火爐照映的石屋牆上，我就在她儉省下來的濃郁酥油茶裏覺得自己實在幸福無比。

這個小窗口既沒有雕縷，又少漆色，卻建構了她與我在遞交酥油茶時的愉悅，似乎隔著窗子，我與她總是從內心深處發出歡愉的喜悅；這個歡愉的喜悅，當她在晚上扭熄了酥油燈，膩在我身上的時候，卻不明所以地與固有的寧靜感覺同時消失。只不過我對她的欲望總是來得過於快速，於是月光

就像長了腳似地在短暫的激情裏快速地從窗口消散而去。這是甚麼原因？歡愉的喜悅隨著她與我之間距離的泯滅反而消散了。

或許這個小窗子不止令私已的安寧有了一個閒靜的依靠，更令我遙遠的情欲也同時安置於咫尺的關懷裏；或許對她來說，窗外的景物像是多出來的想像，窗內的人間氣息卻只能是實際的寄託了，但是自私的我從未曾想過，這個窗口其實只是一個捷徑——一個她由「三維度空間的時間」直截通往「四維度空間的時輪」的捷徑，或更只是一個她由「瀰漫雪域的佛學」直截通往「虛幻不顯的易學」的捷徑。只不過這時羣山已經連成了一片，彼此之間的呼喚令羣山的呼吸歸藏於連山的律動，又造成一山連著一山的「連山」依止成了「歸藏」，而成就了「地性」的頑執。

這麼一來，當我暈眩地將咒語對著窗口低喃時，窗內佛龕裏的火焰就扭曲了起來，佛像上低垂的眼睛更顯現出寂寥的落寞；窗外咒語也是一樣，總是在後面疊起前面的關頭上，出現自己才能回答的契悟。這時我就會聽見石屋裏的她打著呼嚕，時高時低，有時又像噎住了似地突然停止了呼吸。

她的睡相可掬，襤褸骯髒的衣裳四處丟置著，手腕上的檀木佛珠卻飛往供龕旁邊的《易經》，而且逕自與泰耶噶瑪巴與夏瑪巴的合照旋轉在一起，不時或已，忽然在窗外的我就體悟了「無何有之鄉」其實不能入，也無可入……